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三十六

起靖康元年八月三日丑
乙未盡二十日癸卯

八月三日乙未太宰徐處仁少宰吴敏並罷以御史中丞李回言章也

徐處仁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

制曰門下圖治有要在人主所寶惟賢充位無聞則朝廷爲用彼相眷予上宰久預政機謀猷罔著於事功體貌務全於終始誕敷明命播告多方正議大夫

太宰兼門下侍郎徐處仁器質敦龐才能敏敬邵蚤年
治郡素高黃霸之風晚歲裕民竊陋桑羊之政比疇
雅望列處宰司允藉老成庶殫忠悃矧國步艱難之
日乃廟堂叶贊之時不知黽勉以赴功相与逡巡而
固寵之可否之相濟唯同異之是聞寇患未寧方寸
陰之可惜機會一失恐駟馬之难追道路流言士夫
興歎覽封章之引咎具公論之騰喧俾觧鈞衡進升
秘殿即祠宮之優逸昭命數之休隆併衍爰田申陪
貢賦於戲任舊人以共政初朕心豈有意於遐遺
詢黃髮則罔愆惟爾躬尚無忘於辰告往祇予訓其
體眷懷可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依前官加食
邑七百戶
吳敏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
制曰門下朕嗣承丕緒統御萬方當論相之初賴
股肱之允協至臨事之際乃矛盾之是聞念久處於
廟堂務曲全於體貌我有明命颺於大庭通議大夫
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性識靜深器資閎遠高文足
以華國敭論足以濟時頃上皇臨朝遍歷從臣之
選逮耽躬踐祚首登揆路之崇藉爾孤忠輔予大業
方寇攘之未靖顧宗社之可虞有厝火積薪之危有

垂髮九淵之懼爾乃玩歲而愒日莫知排難而解紛
持首鼠之兩端之鉛刀之一割稽違使指潛失事機
致公議之騰喧亟剡章而遞罷宜解鼎司之重任就
升秘殿之隆名均逸真祠併昭異數於戲閔勞以事
尚素蘊之可觀益勵乃忠想嘉猷之未替祇服休寵
勿怠壯圖可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依前官加食邑
七百戶
唐恪除少宰
制曰門下周室任賢詩雅美甫申之維翰漢朝論相
史官稱丙魏之有声皆垂希世之名用趁中興之治
朕念疆鄰未靖輔臣罔功奚得真才任以機柄繫生
灵之休戚守社稷之安危咨爾在廷明聽予告正奉
大夫守中書侍郎建康郡開國公唐恪器識閎遠德
履端良學足以知治亂之原力足以任股肱之託召
從外服智略輻輳於前敭歷政途風采想聞於
天下渾渾忠義之氣憲文武之姿為時顯人宜膺
大任亟陞華於右揆仍兼秩於西臺申衍爰田陪
貢食於戲艱难多事莫甚此時謀謨盈庭當求善策
念民力之已困恐國勢之易搖脩政刑以固本根謹
関防以消外侮用殫財而勇賦妥黷武以貪功顧後

患之可虞惟前車之是戒予違汝弼汝言予從毋忘厥初庶永終譽可特授少宰兼中書侍郎依前官加食邑七百戶

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

臣察上言臣等歷考自古中興之君商高宗則得傅說周宣王則得仲甫漢宣帝則得魏相協心相與圖汝故能伐鬼方攘戎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載之經史不可掩已至唐肅宗復兩京迎明皇非不有功也而裴冕苗晉卿之徒相業庸謬肅宗之治因以不振稽古之士於此惜之伏惟　陛下勤儉之德本於生知緝熙之學期於日益蓋與商高宗周宣王一無以異漢唐而下皆不足數然自即位以來今三時遑陛未遑黎元騷動興滯補弊之効未有可觀者殆以宰相非其人乎謹按太宰徐處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備位政府繙紳駭其速化而不聞見有善譽也自金人退師　陛下採其治郡之能擢為首相蓋將與圖**恢復**之務取生民愁歎之弊盡革之而器局九陋不知大体知識滯暗不通時變曾不能宅百揆撫綏以副具瞻之望太宰之職可居乎謹按少宰吳敏初以蔡京欲聯親誼遂以辟廱私試高等入

仕国與京結為死黨在　上皇朝緒紳目之謂在刘
丙林攄之右　上皇内禅虜志先定父子授受夫復
何疑而敏因蔡攸刺得密旨乃貪天功以為己力虜
仁符竊相位使其效力自贖猶或可容而以佞済姦
廣植黨與凡其施設悉效蔡京意在專擅固寵雖虜
仁暗猶能識之二人因以不和而天下之事遂致不
決每出一令行一政命一官除一吏不恤宗社之危
安生民之利病惟務己言之勝遷延淹時者有之朝
令夕改者有之遂使天下之人自春涉秋日望朝廷
之惠澤而殊未有以慰悉其心也方今北虜鴟張重兵
壓境河東之役師老糧匱天下之憂日甚一日而和
議之使未遣擾民之事益繁怨讟並興上天見異穀
未及穫飛蝗蔽空而虜仁與敏傲然自肆略不引避
意在帰過人主殊失愛君之義矧以小忿交爭黼座
之前大臣之體得如是乎臣等採之衆言稽之舊典
處仁與敏誤国負恩罪在不赦伏望　陛下仰念
祖宗創業艱难之重　上皇罪己傳位之心下恤四
海蒼生翻然悔悟之久亟罷二姦別圖任使庶幾中
興之業不愧於商周天下幸甚取進止八月二十七
日三省同奉聖旨徐處仁知東平府吴敏知揚州並

放謝舜不候受告般家接人疾速發赴新任
靖康遺録曰　初驛召徐處仁于北京令星夜前来
赴闕二十三日制以徐處仁為太宰兼門下侍郎處
仁始為北京留守以剛廉自名因太學生言其可任
遂以通奉大夫召入都人傾望咸謂有所建明既至
當軸殊無嘉謨良策談者失望時中國多事符檄紛
紜處仁不能決又與吳敏不協每朝罷議事互相詆
訾未幾吳敏東平府見處仁而處仁方秉筆擾案
敏既坐有所咨啟語漸相侵處仁忽然以筆擲之正
中敏面額唇鼻皆黑同坐者引去明日吳敏奏其事
而御史亦相繼彈劾不踰月罷敏以年少多不習事
胥吏將文牒至有所呈覆敏不能裁遣但云依舊例
可也是時軍期緊逼急如星火敏不留意方具劄子
乞令學者添治春秋又因司業楊時上言王安石三
經新義邪說聾蓄學者致蔡京王黼因緣為姦以誤
上皇皆安石啓之也又謂安石不當繼十哲宜依鄭
康成畫壁從祀上從其言下大學如敏所請時人有
十不管之語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學不管防秋却管
春秋不管砲石却管安石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
燕山却管聶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

却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却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却
管立太子盖議其不切事務故也咸謂深中時病
林泉野記曰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人元豐八年登
甲科累官為工部尚書大觀元年遷右丞捷正不附
阿俄丁母憂蔡京罷相處仁奏十事乞晉京士論靦
之頻歷外郡有治声靖康初召為中書侍郎俄代李
邦彥為太宰時金人已寇河東朝廷多故處仁陳奏
八戒諫游幸近習戚里佛道費用等皆遵而行之庶
可刷金人深入之耻及虜使来請和處仁請付 种
師道處置少宰吳敏主和議不允敏又差注親戚數
人處仁抹去之由是不和加正議大夫與敏交爭於
殿上坐是罷為观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退
居鄉里敏亦罷去虜圍應天城中民作亂目處仁為
姦細刼奪其家資殺長子感疾而卒年六十六子康
度後皆顯仕

何棠中書侍郎陳過庭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
聶昌自開封尹除同知樞密院事昌旧名山 上嘗
夢為兩日所逼乃改山為昌以厭之人皆莫曉其意
或謂欲用山奉使金國乃改賜名昌又曰 上一日
謂聶山曰山大物也何以為名山曰臣素慕周昌為

人乞改名山於是奉御筆改名昌

救　朕惟京師衆人之居有微市井容之寄御發敷

摘伏虢稱神明扶弱抑強濟以寬猛兼孔門果藝之

選繼西漢趙張之餘載省風声不忘嘉歎故茲奬諭

想宜知悉

許翰罷同知樞密院李回簽書樞密院事

解潛比兵南関為粘罕所敗奔于隆德府

解潛也兵南関慮我師不用命乃置壘於溝壑之上

且效淮陰抵水欲使三軍殊死而戰粘罕兵垂至先

戒兵將諭以禍福云迎敵者賞及子孫退走者誅及

妻男或有奇功定加高爵三軍私語云向日童宣撫

亦有此言然戰死者申為迯走奔潰者立賞招安今

日之令又恐虛文是日賊方攻壘將兵果習舊態但

畏敵人不顧軍令後軍乃縋深溝唯求自脫然壘屍

亾者不知幾千也金人乘亂鳴鼓而進我師大潰其

敗軍覆將又非上賢時比也潛乃奔隆德府

劉韐聞解潛敗奔回京師李綱頴兵懷州不進

知威勝軍張彦佐叛降于金人

遣史曰刘韓聞解潛敗李綱之留張俊苗傅于信德府而走

至京師降八官落戝罷之李綱初氣鋭而輕敵潛既

敗縋氣遂挫乃擒兵懷州不敢進日與卯柄張牧論
事諸將稟事者先檮柄牧將士怨之初太原城中有
將官楊可發者面有六字號為楊麻胡檬城出欲招
集人解圍到虞縣約有衆餘忽邏得三人乃繁峙縣
東諸豪傑不肯順番差往探太原事者可發遂隨此
三人至五臺山北繁峙縣東天延村招軍四十餘日
得二萬人餘以五臺山僧呂善諾扯大師為先鋒將
到繁峙縣東十里鐵家會遇金人大戰至晚衆皆散
去可發即上五臺山副僧正員希校拜可發棄五臺
山却入虞縣有衆二千遇粘罕大軍至可發自知其
不可乃倚壁而立以搶自剌其腹而死瘡口無血有
白腊一堁隱出塞定瘡至是解潛之兵潰刘翰奔入
京師李綱止屯于懷州金人縱横于河東矣

五日戊戌察訪張瀚會將兵駐於汾州遣統制張思正
折可求冀景進兵於郭栅

七日庚子粘罕兵破郭栅張思正冀景奔回
張思正等屯郭栅深溝高壘未嘗料敵迎戰金人既
近而冀景寨中忽張青盖賊視而不擊惟攻思正等
寨矢石交射金人冒矢急攻寨中人兵退移竟為所
敗惟冀景全軍奔回將兵死於寨者不知其數

彗出東北

上深自内懼令寧臣議詔責躬放宫人減常膳求直言

八日辛丑以彗出下詔

詔曰　朕托士民之上嗣位旬日戎羯犯順乃至郊甸迫今三時迥鄙未寧調發轉餉勤動四方惟德不類無以仰當天心日夜祗懼每御便坐稀臨正衙凡欲以自奉者務從貶損垂於常膳百品減去七十放宫女凡六十餘人未嘗輒奏音樂備置臺諫廣通言路公車上疏乙夜躬覽庶幾少自警戒而日者彗出東北方考之前載實為大異畏天之威弗敢寧處今將循舉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懼又不能應譴告之實熟憂再四意　朕之不明元元之愁痛無聊者衆是求民之疾苦者惡行條具除苛解嬈冀以感召和氣以格休應咨爾卿士其體　朕意毋忽

張灝招集潰兵誅冀景

張灝出牓於諸要路招集兵將玄近以郭柵之戰將兵非不用命蓋緣賊鋒甚盛遂致敗事自統制下至兵卒並皆免罪如戰及將校及重傷之人仰一一保明當議重行賞典如敢不來本司定行軍法自是兵將稍集於汾州諸將互論不用命者又訴冀景有

異意言金人既至乃於寨中張青蓋為號賊人未攻
又見危不救而反奔潰瀕遂下景等微勘驗詣實戮
景於市死者五十二人
十五日戊申張思正襲金人于文水縣獲捷
十六日己酉張思正出戰我師大潰
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
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遼汾之師皆逼遁不
進翰潛失利潰散之兵蔽野而還人人震恐獨思正
之兵在汾州其衆尚十七萬號百萬本未出戰賊曰翰
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女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
威勝之路而併其兵禦思正思正領兵出汾州軹冀
景示衆曰景不堅守石嶺關遁還者也斬之以徇是
月用十五日夜賊於文水張飲以賞月諜者以告思正
襲之斬首數百戮獲嗣本嗣本脫去瀕思正以小捷
之故馳黃幟呼於路曰汾州捷報也州縣歡聲振地
曰我師勝矣或持酒餚相慶曰皇帝聖慈吾見其太
平乎至有感極而揮涕者十六日思正出戰賊曰彼
衆雖多而喧囂不整無能為也乃以鉄騎三千直衝
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塹皆滿思正以

敗卒數千人奔汾州瀕以牙兵數百趨磁隰於是汾
州威勝隆德商晉絳澤州民扶老攜幼渡河南奔者
鉅萬計諸州縣井邑皆空兵潰散不復入汾州咸歸
元來去處或勸還司衆曰前日郭柵之敗察訪出榜
招安云統制以下並免罪後復行誅戮今日還司是
就死也不若攜歸以俟再舉
二十日癸丑詔四摠管許自選將兵以禦都城
朝廷既知張灝等敗深慮金人深入詔四摠管以兵
禦都城張叔夜充南道摠管高公純副之胡直孺充
東道摠管朱勝非副之王襄克西道摠管孫昭遠副
之趙野充北道摠管范訥副之
侍御史胡舜陟劄子論禦戎之策
臣觀漢唐以來禦戎之策有五曰和親曰守備曰征
伐曰撫定曰羈縻皆因時而為之和親守備則施於
夷狄彊盛之時漢高帝是也撫定羈縻則施於夷狄
衰弱之時漢宣帝光武是也至於征伐或施於彊盛
施於弱必先以中國富盛兵甲精銳我有萬全之勢
彼有可乘之隙然後可舉漢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
國家承巨姦誤國內侍持權之後海內虛耗帑藏空
竭軍律不振士不為用金寇乘時肆其猖厥長驅乎

中原圍守乎巨鎮而我動天下之兵歛四海之財不
能少挫其鋒此則夷狄彊我弱征伐
不可妄用而朝廷急欲解并門之圍不度彼已王師
輕動於是神師中敗於太原如安驛寔犯不韙自取挫衂以
敗於汾劉仲元敗於大寧以安驛寔謀臣猛將不世出之材破秦
漢高祖之神武而又有謀之困不敢與之校乃知夷狄
項如振槁猶甘受胃頓之以兵也所講和守禦二策
強勝制之當自有術不寧以遣三使往議和好可謂善矣
誠今日之先務朝廷已
更務自守二策並用善之善也伏覩今日命將出師
悉援太原如救焚援溺其勢可謂急矣介胄之士孰
不欲踊躍而前搢紳之士孰不欲抗議督戰然兵家
善教見可而進知難而止不敢必也苟不可進必使
之進猶羝羊觸藩何利之有徒喪軍氣非惟不足以
救太原適足以取自弊之道兵沒單寡則有不測之
禍不可不慮臣願陛下以漢高祖為法与之講和
以漢文帝為法自為之備詔宣撫司勿督諸將決戰
且擾要害堅壁固守以養士卒之銳氣俟彼有可乘
之隙我有萬全之計相時而動以奇取勝天下幸甚
昔突厥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事之未幾擒頡利於

北闕下夷狄威衰無常姑舍垢恥以俟之未為晚
也臣自聞河東失利朝夕深思竊謂計無出此者往
夫之言聖人擇焉伏望　陛下斷而行之面奉
聖旨令劄副諸將

靖康中帙二十七

起靖康元年八月二十日癸丑盡九月三日丙寅

李若水奉使金人于山西軍前

初朝廷欲遣使金國以租賦贖三鎮令侍從臺諫各舉三人有舉太常博士李若水者上召見惡其名若水上曰若猶弱也水猶兵也兵不可弱遂賜名為若水除秘書省著作佐郎借秘書少監使于金國山西軍前

二十三日丙辰誅童貫于南雄州

先是朝廷差監察御史張徵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

廣南西路追逐童貫所至州軍行刑八月二十三日
至南雄州追及童貫遵依聖旨處分斬于使院凡三
刀不過乃倚屍于門闔切斷之取其首用水銀等養
浸齎赴闕
中興姓氏姦邪録曰童貫字道夫開封人也少為内
侍出為登州巡檢頗有材幹後　徽宗器用之政和
二年與鄭允中使于契丹邀其馬植来帰以謀燕山
諸州後為陝西宣撫使督軍與夏人西蕃戦帥葦平
破臧底河累有功然貫身在数百里外遥為節制加
節度使六年簽書樞密院事又加太傅宣和二年方
臘反睦州陷温台婺處抗秀等州東南震動以貫為
江浙宣撫使領劉延慶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軍二
十餘萬往討之貫行方事急上徽出城東以餞貫握
貫之手親送之曰東南事尽付太傅必有緊急不得
已可径作御筆行下貫至浙率諸将擒臘献于京師
加太師内侍郎成章言貫之姦　上不納四年聞契
丹國亂大金未結盟約夾攻之也　上鋭意取燕山
九州命貫為宣撫使貫乃下令趙良嗣馬擴使于大
金密請進兵以襲燕山大金下燕遣人邀貫貫命統
制姚平仲往交燕山諸州封廣陽郡王貫之親軍號

為勝捷軍請給倍于諸軍貫已貴而驕不卹將士賞
罰不明紀律尤亂僕役皆為顯官胥吏李宗振門客
詭納皆節度使尤不用人材陝西河北因數用兵軍
民皆不能卹其家園池沼甲于京師金玉數十萬計
服食無異御府故天下怨之六年烋復領大兵軍太
原雲中七年復出聞大金兵盛乃遁還　徽宗遜位
貫領兵隨之南幸太學生陳東上書極言其姦惡靖
康元年臣僚屢言之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後再言其
罪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再言曰金人之
熾緣契丹之滅也契丹所以滅者緣貫殘其國也若
斬貫以傳示契丹以釋其憤契丹之怨稍平金人之
師自退命監察御史張澂追貫至南雄州數其罪而
斬之年七十三梟首京師百姓皆悅

貫妻仵

童貫始為殿頭元符末主杭州之明金局蔡京時被
責在　為貫能媚事人且深奉蔡京自言喧押衣襖荼
藥奉使于陝西者凡十一每為蔡京歷三道五路利
害與諸將之玩寇器之及作相會　上欲收復青
唐乃以貫為監軍既下青唐貫遂竊威名大觀中再
出討臧征僕哥有功俄遷節度使是後　上數欲命
為開府始賜第建閤又許造錫名曰褒功而止繇是

快ㇾ不滿後蔡京黜政和元年貫副尚書鄭允中奉
使遼人蔡京時在杭州因附使人密奏曰貫實無大
能偶以青唐事遂竊威名宜深藏之以懼外夷今遣
使虜豈不為所窺乎上報曰虜酋欲見之爾彼既
邀我豕因覘之不亦可乎自是始啟北征之漸貫遂
引馬植来奔馬植者趙良嗣也貫已大用事數壞邊
事獨不可制朝廷於是下詔疏其六事命右司郎官
方劭為察訪俾廉之貫乃使人隨劭伺其所為先得
以白上及劭還奏每一語上隨以折之曰御不
知是事云云乃御前處分也劭大怒當御榻不去盡
發貫罪惡敗壞國事所以於是劭得罪而終身不復
是後天下為貫結舌時官制改乃以為太尉是猶前
日意不得為開府也至五六年則開府少保不能遏
矣初獨簽書河西房事俄遂領樞密院未久又上平
燕策大欲生北釁密遣人使海上結約矣改為司空
領樞密院遂日出赴朝班每在朝廷則衣三公之服
與執政同奏事入內則衣內侍之衣執洒掃之役又
數搖東宮力主鄆邸與蔡攸俱奉詔結鄆邸為兄弟
且養西兵號勝捷揩揮為親軍屢增至千數百人宿
輦下中外為之寒心及金人犯闕太上南幸時

上欲趣武關入長安會兵圖收復而朝議以賈守東都然倉黃時賈自從容從容太止行俄而賈得罪朝廷疏其十事遣監察御史視行刑者斬焉賈無它能但有度量善容納則安所未見始青唐因人成功後徒以金帛賂虜取名入則藉宣撫司之富威以奉至尊賂後庭又反賂諸小璫及親近者為援凡皆用是術至金人一不能賂則敗矣又其狀燕頷鎖瞻視偉如獨不類窘人喉下皮骨悉如鐵始賈欲自謂韓魏公之出子數以言動吏部侍郎韓粹彥粹彥毅然曰先公平昔無茲事於是王仲巖者久依賈聞是而自詣賈識之以為珪之子也賈大喜故王氏於政和以後恩數及褒詔悉賈之力大抵不揆凡若此故自政和末國柄皆繇是物而天下事寖乱矣

政和初童貫承蔡京意旨大啟苑囿以娛樂尊上為遊幸之事貫率揚戩賈詳蔓從熙河之內之外諸庫遷二僧寺徙兩軍營而改築延福宮五閣各有分地自為製度務尚華侈不相沿襲樓殿相望築山引水草木怪石岩壑凿勝又跨舊城取濠外地作景龍江芙蓉城蓬壺閬苑曲江池各有複道以通宮禁又為鹿柴鶴莊文禽孔翠諸柵雜聚遠

方珍怪蹄尾動數千實之又劾江浙為白屋村居野
店酒肆青帘其間景象龍門冬十二月張燈至上元名
曰預賞又寶籙宮山中皆包平地環以嘉木清流列
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
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數若江南陳後主三品石姑
蘇白樂天手植檜太湖灵壁慈谿武康諸石二浙花
竹雜木海錯福建荔枝龍眼橄欖海南椰實湖湘大
竹文竹江南諸果登萊淄沂文石二廣四川異花奇
果率入其中揔名曰艮嶽後又曰壽嶽門號陽華自
陽華門入兩旁有毋慮八十株大石曰神運昭功者
立其中旁有廋擔一夭矯者名曰朝日升龍之擔一
偃蹇者名曰臥雲伏龍之擔乃玉牌填金字書之岩
曰玉京獨秀太平岩峰曰卿雲萬態奇峯又有絳霄
樓金碧相間勢極高峻在雲表畫工藝之巧無以出
此貫又引朱勔取江浙花石皆録貫主之凡士庶之
家有一花一木之美以黃帕覆之名曰御前之物
不問墻墓之間盡發掘所載動數百舟號為石綱
所過州縣莫敢誰何諸路大騷以至於亂宣和間都
下秋風夜靜禽獸之音四徹宛若深山大澤陂野之
間識者以為不祥也七年北方寒盟朝廷戒嚴取山

禽水鳥十餘萬盡放諸訏渠聽其所之靖康初虜騎
既犯闕又取大鹿數百千頭殺以啗衛士及圍城取
諸石為砲云
二十四日丁巳李若水以吏部侍郎充山西軍前和議副
使王襄以相州觀察使充山西軍前和議使
九月一日甲子朔吏部侍郎充大金山西軍前和議使
李若水相州觀察使副使王襄出國門
三日丙寅王寓尚書左丞
王寓為起居舍人正月諫親征罷之未幾復除禮部
侍郎遷翰林學士至是為尚書左丞
王寓繳親征劄子曰今月初三日亥時准閤下省兵
房送到錄黃四件三件為團結在京及京畿諸縣河
南府等處兵馬祇備親征一件為應親征典禮令有
司疾速檢詳以聞事付臣書讀者右臣竊詳金人犯
邊朝廷憂恐寧相大臣聚議都堂已半月餘日矣所
謂守備攻取之策尚未聞有定說大師未遣士氣不
振陛下嗣位之初躬宵旰之勞日晏坐朝憂形於
色而大臣中未聞有慨然請行為國排難者乃遽有
親征之議臣竊惑之此事若出　陛下之意大臣當
伏地叩頭陳垂堂之戒若大臣建議是賊君之大者

前日知真定府劉韓之速擇名望大臣為夷狄所信慕者奉使和議庶幾兵革休息大臣於此可以請行矣乃止以遣使報之其意不過謂已遣李鄴輩不必更遣大臣耳前日謂不必遣大臣今日乃欲遽煩陛下親征何其輕重緩急大不侔也　陛下嗣守神器當念宗廟社稷為長久之慮奎輿一動安危禍福之機在焉且自　陛下踐祚以來民心安悅如戴堯天儻輕此舉民心謂何若曰姑假此名以肅師旅此尤不可蓋此詔一出都人民情搖動外寇未平腹心已潰矣在景德中　真宗皇帝澶淵之行當時猶曰幸而克敵以今日視之國力盛強民財豐實將相得人士卒用命能如景德之時乎　陛下乃欲輕萬乘之尊蹈不測之險三尺童子亦將為　陛下寒心臣父易簡嘗備位東宮僚屬又子荷國厚恩而臣復處封駁之地不敢不為　陛下盡言臣區區愛君之心死不奉詔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行下謹錄奏聞伏俟

勅旨

王寓使于金國不行罷尚書左丞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資政殿學士王易簡與宮祠

王寓新除尚書左丞詔寓使于金國軍前奉五輅而

行寓有懼色門下客李允文假說八难以問寓不能
對入見上辭其行不能寓固請且曰臣夢　祖宗怒
以五輅奉金國　上大驚詰其故曰　祖宗何故不
賜夢與朕而與卻耶寓言臣受命而行轍在臣也故
祖宗賜之夢而驚焉　上曰何以驗之寓辭窮何臭
叱之曰王寓狂妄可退寓惶恐戰慄異日寓見　上
辨其事曰非臣之詐也乃李允文教臣為此語且謂
臣曰不托以夢不能免此行　上怒之其父易簡亦
上章祈懇免行乃降旨曰王寓誑誕避事追還左丞
告命付尚書省毀抹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
父易簡落職與宮祠並日下出門
勅　朕聞路逼舒以承厚而不忍棄捐於終復加湔洗罔思
慕承之始首掛譴訶不忍棄捐於終復加湔洗罔思
報德惟務懷安適遠境之驛騷遣近臣而計議邀功
誑誕曷逭典刑具位王寓世荷國恩蚤塵華貴昨於
生事黜貲生係虜之謀罷兵息民講魏絳和戎之策
擢通侍從之列置之丞轄之崇特加寵數之優式示
光華之選迺巡求避擿造不根逮詰責而辭窮乃張
皇而情得方主憂臣辱爾乃便私之求苟罪大責輕

难示方耒之戒姑從散秩往處嶺南尚務省循以待
寬宥
惟幄近臣義莫先於體國潛宮故老情宜篤於愛君
苟圖恤於艱難乃唯圖于安利刑章具在容貸敢私
具位王易簡嗚以進讀之官而階攀附之列視樞廷
之品秩既顯其身掌鑾禁之文章又擢其子寵數已
榮於兩得忠孝宜萃于一門遽遣使而出疆乃恃恩
而擇事寓既造膝而屬請爾亦露章而懇祈教子以
義方不蹈忠臣之斟愛人以姑息亦非君子之風鐫
秘殿之隆名即外祠之閑逸往思其咎無蹈後愆

殿中侍御史胡霖陟劄子論兵機事
臣觀虜情狙詐多方見誤去秋威傳劉彥宗之亡彼
方且黜集人馬今春又傳吴乞買之亡幹离不歸傳
位彼方且休兵于燕山今又傳粘罕之亡又曰畏熟
而投雲中然晉絳城下兵勢愈強軍壘愈多我師之
出出無不敗則粘罕果歸乎虜人誤我使不設備故
其姦計每如此臣竊怪寇出詭道無窮而我誤於
彼了無一術間有臣下所獻計畧如間諜如設水攴
如招叛亡如持空虛如攻其必救如分其兵勢三者
審院騰播于天下大書文移屢下有之安知其無姦

傳達于虜庭允有措畫動輒知之彼必思所以應之
之道能我制勝乎臣願
陛下密詔將帥嚴飭武備勿為所誤更詔三省樞院
凡事屬兵機勿得降出奏依

靖康中帙二十八

起靖康元年九月三日丙寅
盡九月初五日戊辰其日

粘罕陷太原河東安撫使張孝純被執馬步軍副摠管
王稟死之運判王悆提舉保甲鄭諠自城中出
宣和錄曰先是太原被圍提舉保甲鄭諠自城中出
傳檄諸郡使為備諸郡悉集城下為守禦計粘罕由
是圍太原未下分兵守之義勝軍引粘罕陷威勝軍
及隆德府欲寇澤州逢朝廷講和官乃還太原遣人
入城諭之曰朝廷已割太原矣亟開門孝純并副摠

管王稟曰朝廷使汝交割太原但奏　朝廷云某等
不肯堅守如初金人大怒無如之何番兵數萬守之
其酋歸雲中賊衆於太原城外植鹿角木環其城厚
數里中為小徑往来緩犬警之是時天氣已熱賊兵
各休於林樾之下而分食於太原十邑其益固大酋
既歸雲中有諜者来云四月二十七日於雲中張飲
而慶者三日漢兒番兵行毬以助焉太原雖被圍甚
密而竊出告急者不絶皆於衣領中為奏狀以達朝
廷且速令進大兵解圍告急之人不能脫者間為賊
獲見其書知朝廷與兵矣賊亦甚懼其告急之人能
至晉絳者皆枯瘠如鬼曰太原城中煮弓弩及皮甲
以食人將告竭矣朝廷命姚古為制置使領兵駐威
勝軍其兵無故驚擾自威勝遁還隆德一路皆震人
民奔懷澤間者甚衆是時諸路救兵未有至者獨种
師中以本部兵最先進五月初及金人戰于平定威
勝之間金人以鐵騎突師中死之至六月太原告急
者益少人皆知困内外憂恐或聞李綱為宣撫已到
懷州乃分命劉韐為副使當平定之路解潛為制置
當威勝之衝折可求為都統居太原之北張思正齊
為都統制當大名之南且命張灝為陝西路都漕兼

河東察訪而督其軍軍旅甚盛河東之人皆喜曰太原圍辭河東安矣然河東七月雖暄旦暮已涼鎧甲不可用兵今已涼而猶未進事將奈何又見官軍之過者皆江淅閩蜀之人傭僕跋涉竟日轉徙道途之間問之曰汝何為者曰救太原兵也識者默然或有知兵者相謂曰賊數不多廣為虛寨以張聲勢耳若是諸路三路同日而入賊必不能枝梧取勝必矣若參差不齊勝負未可知也八月初劉韐辭潛失利賊乘勝急攻太原遂破實九月初三日也

封氏編年曰初粘罕之圍太原也經略張孝純撫諭軍民曰金人雖在城下無能為害太原自古椎蕃城堅糧足加之兵勇我非不敢出師當俟金人粮盡氣失將驕兵墮及候援兵傍近內外相應使胡騎匹馬不歸上為朝廷報國下保汝等血屬可乎衆皆唯諾若數十萬坐守危城無有異心孝純之力也被圍既久孝純遣人縋城赴闕奏云契勘太原被圍今已八月餘日城中居民死亡八九守禦之卒饑粮已絕以鎧甲充食者已二十餘日卒多疲病賊人知之外為攻具甚盛諸道援兵杳無來耗城中危急朝不保夕

臣於倉卒反側之間雖尚且勉強彌縫枝梧然觀其
事勢若援兵更數日不到必致上誤大計臣盡節効
死自斷已久唯是竭　陛下不世出之主恐不得預
群臣之列以助尺寸而上無補宗廟萬分之一下不
能全闔城忠義之民望闕以思死不瞑目所望朝廷
博謀廣訪長思深慮為社稷天下之計不勝幸甚又
帖黃曰臣竊聞宣撫制置使等諸道聚兵恐是計出
萬全不止解圍太原遂將盡復侵地但緣本府已危
決難等待臣已申宣撫制置等如王師並進不已戰
勝即乞指揮諸將不以太原存亡乘勝前來措置蕩
臣等當以死守尚覬覦王師之来又與男灝書曰城
中事勢奏檢中具之矣已申宣撫制置司汝更可以
閔諸司只餘不復言此中況味正如病危待汗存亡
須臾而呼醫未至其荒擾可以想見也迫切迫切又
云醫久不至今膚盲矣可柰何然而忍死以俟尚冀
靈丹速投起此危證也又云忽收賊人文字雖不可
憑信然援師之来無耗而力已危極不無憂疑果可
柰何又云契勘今月十三十四十五日據逐壁照望
得賊馬自東南傍城頭北去意謂援師相近逼逐前
来至十六日後来却有賊數千騎節次南来至二十

日照得二三千騎復自晉祠榆次路北来連日往来
不定意不聞王師遠近消耗闔城軍民久已乏食又
無生路極不安帖事勢愈危死亡之期近在朝暮可
速赴宣撫制置使司速賜催促大軍星夜前来解圍
為望又云今日申時已寫文字未發間東壁報有金
人數隊到城下覘到已瓦駐太軍太原勢極列文字
大畧云汾州南関平遥壽陽等處諸頭項官兵悉已
戰退雖賊計姦狡語言往往不可憑信但緣援師屢
失期約又無端的来耗闔城之人愈更憂疑可體念
本府事体危急人口反側促督大兵前來解圍萬一
僥倖獲濟粘罕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鴛車偏橋雲
梯大梯凡有数千每攻城先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
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比於斗樓櫓中砲無不
壞者賴摠管王稟先設壍拥下又置糠布袋在樓櫓
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粘罕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
置車輪上安巨木狀如屋形以生牛皮幔上又以鐵
葉裹之人在其内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丙
人運土木柴柴薪於中粘罕填濠先用大板薪柴次
以薦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見填即先
穿壁為竅到大鞭在内候其薪多即使放燈於水中

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至能不令填濠其鷲車一如鷲形下亦用車輪兎之以皮鐵使數千百萬人推行欲上城樓王稟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鷲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絡巨石置彼鷲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絙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悉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悉如王稟隨機應變終不能攻我又嘗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無何人衆粮乏三軍先食牛馬累馬驢次烹弓弩筋甲百姓煮漆淳廟講皮糠粃草萎以充腹次即妻男將斃雖慈父義夫無不親食其肉不暇相易恐亦兩輕重人之不等也非王公之巧則太原不旬月即失矣

又曰太原被圍二百十五餘日外城已失月城中之薪乃毀屋取木然骨克爨殍死百分僅存一二餘皆病不能振雖被堅執銳者以其飢乏悉委軍器但倚壁瞪目不能步走至是金人攻城如陷平地王稟聞金人入城復領亟輿之巷戰身被數十創孝純等為金人所執粘罕謂曰爾以一城輒敢拒守且大遼為我疵今城既為我得有何能乎孝純曰使我有粮你豈能違其志也聞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地爾疵大

遼使不繼世祖人宗庙德既不施地雖廣大極盛又
衰矣雖黷武好戰必亡粘罕笑謂之曰大遼天祚内
政不脩外侮於鄰國畋獵不時女色無厭耽酒嗜音
我家大聖皇帝知其必亡以躬行天討以順伐逆社稷
仡堙罔以宜矣何云無德爾家國主遣使海上就盟
有屢矣數數敗好我太祖武元皇帝存大體不欲出
師問罪我家既得雲中聞你家始以矢来朔界後趙
良嗣馬擴等来我皇帝責其敗盟乃不遣使事本當
不欲通和以良嗣等再三請求乞依好大聖皇帝降
旨云初以南朝失信斷絶無疑緣南朝皇帝御筆親
書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二
十四縣漢民其係官物又奚丹瀕海西京平灤等州
不在許與之數後聞你家竊入燕京用矢失律敗衂
李婦童貫再遣趙良嗣来禱我家圖燕京我大聖皇
帝遂分三路入燕偽后奔走遼大臣開門以降乃遣
良嗣馬擴歸你家朝廷献捷我大聖皇帝不豫歸國
交與你燕京你家遣詹度使人招我家知平州張覺
加其節鉞使世襲平州又將不係交割民户招誘南
去敗盟之君有如此乎向者我皇帝遣　二太子卽
君與我等分兵問罪天仍既拔汴京你家君臣哀鳴

請和交割三鎮二十州以贖其罪太子發怜從請遂
乃班師誓墨未乾盟言又變三鎮不還以兵襲我自
古遠盟不克享國今尹奉勅命復行弔伐汝宜自新
吾當用汝孝純曰朝廷之事我未嘗預聞唯被命帥
此一方世受國恩焉敢背棄我聞不戰屈人之兵者
為上向數攻城未嘗得志近以我兵飢乏故城為爾
所得又況攻城為下策何足道哉孝純唯有一死以
報朝廷勿復多言遂瞋目不語粘罕又使人捽仆孝
純及子浹於地曰從我則有生理不然吾以萬種之
刑及爾父子浹大聲曰我不負朝廷願被楚撻抗言不
撓父子要其必殺粘罕曰爾父子不畏死先取餘官
来令看遂將統制高子祐統領李宗顏運副韓總提
舉舉孝忠廉訪使狄流通判關炎張叔達三十餘人
皆被殺而孝純父子顏色不變粘罕顧謂高尚書曰
押去勿令自盡孝純不食者累日稍稍為左右誘令
啜粥食粘罕令人押赴雲中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
傳信錄曰粘罕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
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處築壘環遶分人防守內
外不相通遂陷

林泉野記曰張孝純知太原府兼河東路安撫使靖康初粘罕來攻先築夾城於外期於必取百道進攻孝純與副總管王稟以死守姚右种師中解潛張思政皆來援敗去遙授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河東諸郡相繼陷沒城中易子而食城破孝純不得已遂降

遺史曰金人攻太原築長城圍其外用雲梯砲石驚城道併力攻衝張孝純與王稟共死守朝廷遙加孝純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姚古种師中解潛張灝以兵赴援解潛兩敗績古師中灝一敗績太原以粮盡而援兵不至軍多餓死稟知太原不可守乃走入統平緻取檀香御像以疋練繫於其背縋城投溪而死

金虜節要曰王稟係宣撫司統制官自童貫弃太原入覲晉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為多至城陷也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挿杈索斷不能出之虜騎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皆潰左右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戰志又且門阻乃天以稟也稟豈惜死遠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自盡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戟手大罵率諸酋執兵同踐之而畧

于野

靖康小雅曰王公諱稟宣和七年秋金人非時遣使
来各云告慶實覘我虛實也復給言于　太上請童
貫至河東且授以雲中之地既信之不疑貫乃出宣
撫時粘罕遣黠虜散離椎来迎貫于天長里言詔不
遜貫猶欲留以金帛啖之謂雲中可得也因遣辛興
宗偕往見粘罕興宗至虜帳粘罕為之禮以好詞
遣回時胡馬已集入冦有日月矣而貫不之悟興宗
歸来浹日而粘罕重師以及塞上警報至貫以歸謁
天下兵拒敵為詞弃軍夜馳太原門而出日馳數百
里晨逮京師是歲十二月十六日也晉公為太原副帥
因撫宣撫司之兵也是月粘罕入代州忻州守臣
及石嶺關戍將皆開門迎降賊長驅太原時二太子
已陷全燕之地矣十九日　太上皇帝以郊祀禮畢
恭謝上清儲祥宮兩禮上章告慈旦乞援師振密蔡
攸匿不進呈是日蔡靖郭藥師張孝純各遣官呈夜
奏攻皆至京師攸貫知不可掩乃奏之　太上大震
不終礼亟遣內中人梁方平以兵守河橋又遣何灌
將兵屯澶州以為之援貫攸等察預議遂傳位
聖旦為出避之計攸恐身去朝廷禍將不測遂用吳

敏自給事中為中書侍郎李綱自太常少卿為尚書
右丞詔以庶其豪且謂敏有定策之功焉二十三日
遂行內禪之禮　太上退居龍德宮二太子既破信
德府遣郭藥師以輕騎先擾河橋敗梁方平於大伾
何灌力不支乃退走未幾二太子兵濟河明年正月
五日貫攸挾　太上皇帝后妃鄆王楷等東走淮浙
胡馬至国門之北閱月議和乃旋而粘罕以謂太原
未下河東勁兵必乘其後因晉攻太原公時總守禦
之職以死拒寇城中食盡至煮弓弩馬甲筋皮充粮
雖粘罕盡銳攻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能支諸首屢
兵如姚古拆可求劉光世种師中劉韐張灝解潛等
軍四面俱至賊兵分擘摧之皆不得前九月初九日城
遂不守帥臣檢校少保張孝純不能死為賊所擒公
獨率麾下決戰突圍而胡騎追之力戰不解部曲盡
亡遂貢太原廟中　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嗚呼自
京輔淪胥国綱紐之士以久以欺罔相承諂諛成風俗靡
極矣無復長慮却顧天意既怒假手虜胡公之不濟
天也雖亡身殉義其如天何彼尸將相之任者愚不
知幾莫不尚貪其生不肯盡節然徃徃不免拘執或
不得其死孰若公挺然自斷視死如歸忠烈如是之

盛哉詩曰簡簡襄臣捍城於弇殫其智力沮茲李錄攻踰兩時賊不能乘無食無援百雉乃傾貢像赴水義不苟生大節卓偉千載光明

靖康遺錄曰金人攻陷太原張孝純拜降太原城方四千里人孚甚堅百姓自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比白籍為兵屋舍皆拆去壁舍所在相通富貴均食如一相持半年救兵不至粮食既尽殺老弱餉軍賊知城中甚以雲梯登城守城者皆不能運動城遂破縱兵入城魚問老幼皆殺之焚燒屋舍虜其城郭太原自比遂亾墟矣

靖康小錄曰初太原之圍自乙巳十二月至丙午九月初三日方破緣兵困粮尽援兵不接城中殺人而食田畝死者十將七八守禦人所食草木根及煮衣甲皮至是始困故賊得乘困破之居人及守禦向敵死者無數城破孚臣張孝純持刀欲自尽左右侍兵抱持奪去為番人擒虜惟通判王茂譽不屈賊登閣抱（太缺）御寀令人縱火而死

太原陷時又有轉運判官王茂者提舉常平單孝忠亦死于難後因盜家人自言贈正議大夫詞曰頃以才選轉漕河東而矣虜之衆長圍太原身與帥臣嬰

城同守王略不贍卒為賊圖將畢生降方安吾校之
伍火卿前死不隨屬国之歸程俱詞也
封氏編年曰張灝出榜云本司已探得太原已開了
四門今晚出兵前去應援仰軍民知悉士庶讀榜者
莫不相賀是夜將半灝聞四門進兵往石州路去人
皆欲食其肉灝被受敕旨令摠陝西河東路將帥俾
救太原者無他以灝于孝純父子也欲使極力進兵
不料其無他才摠都師幾年未嘗以忠規秘計指縱
縱將兵但委士卒迎敵捍禦敗兵覆將挫辱國勢軍
須億萬悉為金人所有不念
君親父思欺上罔衆唯務自全不忠不孝有如灝者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四

靖康中帙二十九

趙靖康元年九月五日
戊辰晝十三日丙子

五日戊辰吳敏落觀文殿學士宮祠

臣竊上言臣聞國之威柄惟賞與罰（賞罰）者是非之所以分而政事之所以立也若為善者不賞（賞）有罪者不罰則是倒置（非）無所觀矣竊見前宰（宰）臣吳敏因　上皇有內禪之意遂決傳位于　陛下曾未累日致位輔弼自惟少年恐不能協副衆望乃招賢能張大聲勢當是時也入皆稱之及戎虜既退浸（漸）生驕侈（恃）恃協贊之

功偃蹇無所忌憚邊防之急不復經意將帥之任不
復閑悚器甲遲緩而不預為之計粮食稽遲不早為
之所般運失時蠹害為甚亡比數者比自當今之先務
雖寇心悉力猶懼不能以濟事而乃怡然視之如平
時可不為之寒心哉以至元祐舊臣則抑置而不
加再復蔡氏大恶則蔽覆而不正典刑使　陛下之
仁恩不能以下布而臣竊以章疏亦沮而不行焉不
問邪正同於己者善之不問愚知異於己者恶之於
是士夫失望民庶解體則今日之罷已為晚也敢雖
罷相然猶為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揚當江淮之衝素
號繁劇而觀文之職冗於秘殿可輕以授之哉敢以
罪去尚且得此臣懼自今以往執政大臣勤恪者無
所効而懈怠者無所懲奚以望　陛下明其罪恶以
正臣章以為後来臣子之戒取進止又　上言臣嘗觀
李唐諸帝其聰明英武無若太宗者及太子承乾慶
以三子一弟未知所立甚至以聊取佩刀自向賴長
孫無忌抱持以免謂託晉王大事方決雖其平時英
睿如此一為多所愛羣不知自處乃知在疑似之間
能斷以大義睿無纖芥誠天下之難能臣伏觀
君太上皇帝方冬銳然以大位内禪於　陛下不謀

宮闈不問閽官不詢群臣使神器永有依歸其賢於
唐太宗遠矣蔡攸出入密侍聞　上皇倦勤之意甚
久姦入多慮用心不臧不肯宣露者將有所待一旦
上皇除　陛下以開封牧攸知事勢已定又自度父
子終恶平時曲悻　陛下剛明遂授其語於吳敏
俾之建白攸又贊敏爲門下侍郎其慮患深矣敏不
自揆乃攘爲己功群小交口稱道以爲有定策之勳
茲實駭聞借使當時
敏何能爲哉既貪天之功以爲己有又得蔡攸所授
之語唯思報蔡氏之恩晷不顧君臣大義雖言章共
改其罪而敏橫自障蔽斥逐臺諫招引同門以爲其
助逼於不得已九三四駐蹕維揚敵騎已陷中山
已陷下灼知其姦奮然乾剛之斷投京海外蒐攸嶺表
分布子孫各置遠方京不及過嶺而卒於貴地大不
慰天下之心無有不歸咎於敏者方金賊犯順李邦
彥欲議和敏則以爲是雖三鎮之重靡欲弃與及
徐處仁欲議戰敏則以戰爲不然雖种師中逐賊出
界不以爲功王雲倡程北歸求尺書以議退兵敏遂
沮其議及解潛拆可求敗劒豪復請遣使以議和其
失機會一至于此太原之圍幾年未解河北之寇既

去復還其為玩敵莫大於此言章弥擊納涉蔡氏之黨則匿而不行進用之際稍有蔡氏之權則力加推引惟效京攸專擅跋扈略不知先国家之急又數與等輩交相矛盾懷姦積惡巧佞陰狠未見其比投之毀裔尚恐未塞人望觀文陰名啓奏優饑豈宜畀之伏望陛下斷以不疑特賜竄斥布告天下使上皇恩德與日月爭輝魚致小人妄有掩蔽臣將見天地悅豫神祇喜樂蠢茲夷虜不威自服矣臣有所懷不敢自已幸陛下赦其狂率取進止九月五日奉聖旨吳敏落職仍報行

九日壬申吳敏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池州安置

臣察上言臣近嘗論前以宰吳敏掩蔽上皇宮內禪之德自謂有定策之功及專權跋扈懷姦誤國固非一事理當投之荒裔以為人臣不忠之戒聖恩隆厚尚存禮貌止令落職宮觀罪大責輕未協物議誤國欺君罪通于天天雖戮市朝未足塞責陛下即大位屏出宮嬪不通聲色近以星文譴見避殿減膳以消天變憂勤恭儉前古未聞雖村夫野老言之尚能流涕敏身為宰輔自當仰體陛下至誠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圖報顧者厚賚金錢數百千

置婢妾三二人以供娛樂自謂宰相事業如此而已
木石肺腸略無憂國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
故内外細大之事一切不復經意同列詢訪笑而不
答伏望 陛下詳臣前日所列之惡與今來所論之
罪速賜投竄未足償誤國之大過亦使知罪之不可
幸而免取進止 九月九日奉 聖旨吳敏責授崇信軍
節度副使潞州安置 手詔 朕以嫡長受冊建儲
十有餘年 上皇畀付之意既已素定宣和七年十
二月二十日忽降睿旨建 朕開封牧乃用太宗故
事卿大夫知將内禪矣及二十一日宣制而百司庶
府以至都人亦莫不知是時蔡攸領樞密院自知罪
惡貫盈他日不免乃引綸事中吳敏於宣制日入至
玉華閣玉華閣者禁中深密之地非外廷臣所得至
處又二十三日引敏建入蓋攸方經營江浙之行欲
留腹心之人置在京 同 候伺動靜中外相應其事
詭秘難使衆知故引敏入深密之地與謀爾攸既東
行言章擊蔡氏者日至而敏傾身障之詭計百出終
以敗露及蔡 京 氏子孫皆遠竄而京子儵至荊南託進
士黃大本附書寄敏為開封府緝捕得之其書責敏
曰僕父兄於閣下可謂 有德 得矣閣下自布衣登要途立

功名始終與父兄交契自應知之閣下綏自謂我不
出蔡氏門其可得乎由脩書觀之敏之為蔡氏腹心
明矣且朕以太子受禪何得入言若以謂嘗言則
入玉笋閣之日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何也攸方詐
傳命令以敏有定亡之功擢為門下侍郎其姦偽締
構乃敢如此是以上皇在龍德宮每見當朝諸官待
制譚世勣李慤晴必曰內禪之事出我至誠不由
人言言必戚族誰敢言者以此知敏未嘗建言但攸
引入與為他謀上皇獨斷而為此策冤昧古初矣
吳敏乃以為己功可乎若敏輔相有力猶可以贖罪
又況深險而好自專弛慢而不及事致今日邊事尚
戢兵民未得休息校諸邀離亦輕典爾故茲詔示可
付史館仍布告天下
告詞為臣之惡莫大貪天之功失職之刑孰先誤国
之罪宜加顯黜用穆師言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提
舉亳州明道觀吳敏性稟柔邪中藏險詐竊名第以
徼幸之術盜荷任於擾攘之時惟聊質之鑽承蓋
上皇之素定乃緣私黨託謂有建言之因迨竊兇
渠果忘公议究觀黨庇之迹迄符陰告之情且朕方
勤政躬宵旰之憂而爾乃懷安肆娛樂之奉用人論

事濟姦慝則有之料敵籌兵失机會者多矣稽使指
有後時之慢忽邊防先事之圖謀皆不臧咎將誰
執有相若此惟国之羞既邪慝之稍伸顧人言之不
置賜從散秩授畀遐方尚体寬恩勿忘循省
林泉野记曰吳敏字元中真州人登第蔡攸喜之漸
進用宣和末為給事中金人犯順 徽廟欲遜位皇
太子攸探知上意密以告敏敏以力贊其事淵聖即
政驟加敏中大夫門下侍郎李邦彥為百姓所擊因
羅罷相敏奏邦彥有功復用為太宰俄而陳公輔上
書乞相敏力主和議太學正吳若水奏書言敏姦邪
上欲加若罪敏復諫止敏請早立儲貳又增請春秋
一經許舉人習治進諫议大夫方時勢事敏乃買婢
妾以自娛臣察言敏不可當危急之際又與徐處仁
日爭議上前 上為解之不已以观文殿學士提舉
西京嵩山崇福宮繼而開封搜得蔡攸所遺書敏受
蔡攸恩不能營救 上怒彰其惡涪州安置
詩選曰敏儀真人妙齡秀發政和初上庠試書義有
歛蔡京見其程文復憂其丰韻粹美欲以女妻之元
中辭焉釋褐授浙東學事司幹官除館職擢記注西
掖時年二十七玉立鶱鸞行中一時歆豔遷給事中

鄭達夫既相以言事落職宮祠退居維揚遂帰白沙
数年不以一事干人吳正仲僑居于彼元中師事之
孝為古文四六質疑就正旦夕不倦暮年文章大進
縉紳咸欽重其不以貴顯自高詘己務孝如此宣和
五年復召還舊物燕直禁林制詞温厚人多傳誦蔡
京罷相麻云嗚戲再圖揆路之崇本于德意三告師
臣之老乃尔令名河北德音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
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訓誨之德又云大田在望
將觀羊麦之秋南風既薰宜解里閭之慍敏有侍児
曰遠山美姿色通文理敏每為文使供筆研之役一
日有訪敏者敏方據案運筆遠山者方磨墨拂紙時
服其風流如此宣和七年冬女真侵犯闕 上皇
久厭萬机元中建内禅之議即日除門下侍郎靖康
初進元樞拜少宰与徐擇之太宰同命是時招徠天
下名士凡生黨錮廢黜悉加遷擢寢与徐公議論不
叶朝廷以防秋不遠廟堂不務同寅並罷相以覘文
殿學士外祠旋以事貶柳州安置
蔡攸移萬安軍安置
臣察上言臣聞霽人主於朝与衆共之刑人於市与衆
棄之刑賞之行非出人主私意与天下為公而已昔

舜誅四凶天下咸服者言其公也蔡京姦國二十餘
年罪惡貫盈殺之宜矣吳敏等乃為保護屈國法以
報私恩天下孰不痛憤而遷延數月不正典刑陛
下灼見天下悉京之甚奮獨斷之威不恤姦言投之
海外以禦魑魅魑雖三尺童子莫不為然京恃敏庇覆
之故滯留道途至長沙而卒識与不識無不咎敏之
沮格言章不早投竄致京身死內地撫掌而歎者紛
然如京之惡固大矣若攸之罪亦不減於乃父蒸山
之役禍及天下罪与童貫何異我驕奢淫泆載籍所
無包藏禍心維栽南山之竹不足以容其辭今置之
雷州實未協於師言雷雖在廣南其地瀕海絶無烟
瘴土氣不異於中州吳敏之私意也今若不竄之
海外不惟未正国人之罪亦恐不足服國人之心稍
陛下速賜施行無使若京之早斃再失天下之望臣
不勝區區之懇取進止九月九日奉聖旨移萬安軍安置
十一日甲戌閤門宣贊舍人吳革往太原使粘罕
革見粘罕庭揖不拜計議邊事責其貪利敢納氣勁
語直虜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攻戚勝軍等人馬授
書已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使折彥質請于朝急備
河南且代選練精兵捍禦戎人而復遣使出塞以強

中國大臣之謀優游不斷尚孰講和陷于賊計而不能悟
十三日丙子譚稹移昭州王安中和豫州並安置
臣察上言臣竊見比者金人愈肆猖獗并門之圍未
解河朔之寇深入而我師數有敗衂退走之恥者無
他士弗用命而氣不振也士氣不振則孰肯效死又
安能取勝哉然則士卒之氣何以振之倘朝廷於行
法之際有以大慰人望而快其平昔憤怨之心則士
卒之氣振矣且河東邊郡失守以至於今其勢益可
憂前後敗軍覆將所殺戮者不知幾何人孰不知忻
代之失始于譚稹招刺義勝軍致令耿守忠輩開門
迎敵陷沒要害之地遂至於此也河朔自收復諸郡
人皆知必有今日之患向者長驅屠戮之辱禍城下
要盟之辱不恥復道孰不知燕山之變蓋緣王安中
身為安撫措置乖方既陰知其必有變而嗜利固寵
不以告朝廷乃禽緣為私求自便以歸致郭藥師背
叛降敵為之道地遂致於此也此非特士大夫知之
凡嘗遭虜寇之患者死不切齒憤惋思得此二人者
而甘心焉今 陛下倘蒞民望將二人者重加誅責
則天下之人必曰聖上哀念吾赤子之毒毒而就死
地故求首禍之人以正典刑孰不鼓舞忻快而相告

我如此則何愚士卒之氣不振而弗用命乎二人罪
惡如此而朝廷未施行譚稹雖已責散官而尚処
近郡王安中初居隨州今改置臨江軍善地則何以
慰民望而快其積憤之心哉臣謂重行典憲之後猶
當降明詔露布其罪使天下咸知庶令軍士感勵自
奮而成敵愾之功正今日之所急也乃復加惠有罪
特屈刑憲以失天下之望伏望睿斷并譚稹招刺義
勝軍馴致今日之患則罪不在童貫下又聞金人起
師之因亦揣王安中擅納叛降故去歲十二月二十
五日赦文首著其事以謂因此構怨以至興師天下
之人皆謂安中即有重責不謂久稽典憲今朝廷復
有和議則安中之責尤不可輕亦助成和議之一端
九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安中移象州譚稹移
昭州並安置

遷史曰王安中到象州有詩曰後人誰促渙陽戰鬻
守猶遷象郡來

幼老春秋曰王安中字履道以文章有時名交結蔡
攸攸善之引入禁中太上賜宴飲半酣是時鄭后
有寵猶未到中宮上出之鄭氏簪玉花上有雙飛玉
燕攸謂安中曰豈可無詩安中即作詩進曰玉燕雙

僎撲髮雲碧衫紗子鬱金裙神仙宮裏參鸞女来侍長生大帝君　太上大喜安中猶善四六致位政府別号他長除知燕山府制有曰高文大冊亶居後後學之宗又曰推翰墨潤色之工為劇繁允濟之任

靖康中帙三十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五日戊寅盡十九日壬午

十五日戊寅李若水見粘罕于榆次縣

靖康大金山西軍前和議録曰靖康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若水等被旨下出門差往大金山西軍前和議九月初一日長行十五日次太原府榆次縣見大金館伴使蕭慶呼太師副使劉思呼尚書前來相見問勞甚勤曰使副門緣何事來若水曰某等為和議來慶曰有國書否若水曰有国書慶曰國書外奠別有議者事

否若有當先去譯知国相元帥為使（国相粘罕也）蓋前次
邵侍郎（謂邵隆也）等一番奉使（謂曹勝也）到來初問問他道国書
外莫別有說者事否渠言等及見國相却有面議之
事臨時甚是艰难要使副知若水曰某等來時面奉
本朝皇帝聖旨令若水等再三啟白國相元帥前次
蒙臣誤国聽有施行今日分差兩番使人來前（謂王雲馬識遠）
也以道志誠悟悔之意願国相元帥以生灵為念盟
好為心早与通和則天下幸甚慶曰容某等先為譯
知國相元帥若水等稱諾乃歸幕次近晚伴使令人
来傳語二人請排礼物来早見國相次日譯語
二人前来引請若水等賫国書押礼物士物入軍門
見国相行次中門列甲兵兩行至帳前幕次下馬伴
使来接迎慶曰国相先令来問使副一事趙良嗣（係燕山府歸
朝人）是上皇時可上可下着人今不知在甚處若水曰
趙良嗣今已謫過嶺南去矣慶曰不知幾時被謫若
水曰不是去年冬即是今年春亦未甚記得仔細也
慶曰国相又教先来取国書覆曰国書萬莫當某等
親見国相面投方是若水曰和議正要情通先納国
書去亦何害若水遂撙笏出国書与慶慶恭領之即
曰使副先且坐少待（容）容慶等先去見国相若水等坐

幕中少間譯語官一人来云國相請使副若水等令
賫礼物土物詣前与國相相見叙礼訖若水曰某國
来時面奉本朝皇帝聖旨令若水等伸問国相元帥
新寒台候萬福国相恭受禮訖復曰使副門来時貴
朝皇帝聖躬萬福若水曰某等来時本朝皇帝聖躬
萬福若水曰某等来時面奉本朝皇帝聖訓令若水
等再三啟白国相元帥前次姦臣誤国黜有施行今
者分差兩番使人前来以道志誠悔悟之意願國相
元帥以生灵為念盟好為心早与通和則天下幸甚
國相曰那收燕山時殺了底許多人是生灵也無履
曰國相若追思往事一一細較即使使人何以為詞
若水曰某等面奉本朝皇帝聖訓令某等再三啟白
國相元帥今欲以三鎮逐年新收租賦悉奉貴朝願
休兵講好国相厲聲曰既有城下之盟許割与他三
鎮那租賦便是這裡底怎生便止說也若如此便是
敗盟不割三鎮若水曰蓋緣三鎮軍民未肯交割故
欲將逐年租賦奉貴朝其利一止是愛民省事幸国
相元帥開納国相曰公門不去劝諫貴朝皇帝教早
割与他三鎮土地人民便是好公事却未這裡美啓
舌想稍空恐使不得 稍空謂脱空也 復曰本朝今則聽有忠義

之士輔佐今聖与昔日事体不同使人說得是与不是實与不实如何瞞得國相元即國相約若水等坐左右曰國相請使副与伴使就幕次相聚若水等退伴使迎接若水等稱皇恐慶曰夜来天氣大段寒了未知中原若水等帳下酒三行勸一鍾慶曰国相令某等伸問奉使奉使為軍行不及為待幸明寧如何復曰適来使副見国相所議如何若此具述前言思復曰適来使副見国相所議如何若此具述前言思曰國相道為有城下之約故提兵孝来若不割得三鎮土地人民將有何面目帰去見国人復曰某等已曾啓白国相元即非是本朝不割三鎮土地人民蓋緣三鎮民軍未肯交割故欲以租賦奉貴朝免得交兵生灵之幸慶曰但恐不可若水等退少頃國相令人傳語送羊二口酒三十瓶錢一百貫与使副洗塵第三日早若水等詣軍前謝国相說若水曰某等昨日嘗以国事上冒台嚴欲望台慈以生灵為念早為通和則天下幸甚國相曰貴朝當今之時譬如着棋一段既敢則補其餘若顧惜恐一齊帶累了不可知若水曰本朝若顧惜又豈肯以三鎮租賦奉貴朝也國相曰不須巧說遂揖若水等坐國相曰使副門行

甚路来履曰某等由井陘来国相曰聞坎路甚險阻不能通車果否履曰然國相又曰去歲解制置謂解潛也統兵守井陘路不戰而兵潰何也豈其真險不足恃而兵不堪用乎履曰去年帥被旨到河北兩路點集沿邊弓手係甲繼聞兩國通和隨時放散即非不戰而使副門来時黄河凍未若水曰大河淵極寒方凍国相曰使副門何處人氏在鄉里時以何為生若水曰某乃滄州人履曰某乃汴都人若水曰某等在鄉中時皆以讀書為活国相謂履曰副使既知書何故作

右官履曰讀書既成乃国武弁国相舉诗一聯近来漸覺家風好児讀書嫩女織嫩若水曰敢問国相元卩仙里台眷安在国相顧左右指示眷曰祖鄉右滄州骨肉昨因契丹征遠東時皆被害近方得一小女子履曰以此見兵革豈是好事履又曰陶淵明所謂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国相曰履久之若水等退是晚伴使来相見慶曰遠来国相曰此番使副聰忠捷聰明只是所議不肯說尽話若水曰某等所奉聖旨止是如此不敢虚誑更幸太師尚書因見国相再為稟知慶曰當如所戒慶等退第四日早若水等再見國

相若水曰某等茲者特来議和欲便兩国區々之意
已嘗稟知敢望國相元帥早与開泛国相曰待国書
中荅去若水曰和議事大恐国書中不能尽曲折幸
國相元帥面諭可否國相曰亦若無多事履等曰某
奉傳得本朝皇帝志誠之意遠来議和却須得國相
元帥端的言語歸去便是使人不失職國相曰若不
割得三鎮土地人民決不可和履曰國相若堅執不
回使使人何許則是国相曰使副不若且歸休若水
曰縱使某等歸去將何面目敢見本朝皇帝縱見將
何以為詞更望國相元帥曲全兩国之美國相曰不
須忉怛若水退第五日早若水等再見國相方欲起
言和議国相遽約若水等坐国相曰已作國書了命
左右取到遂傳与若水不得已搢笏領之國相曰使
副門少間便回如到京師頻為再三奏知責朝皇帝
承遣使命遠来頒示宸翰及礼物等不勝感荷為軍
行無物貢謝伏望睿察所諭三鎮租賦不須言及若
差人速来交割土地人民即便回軍通和萬一不從
須索提兵真到汴京理會也若水等又欲起議白國
相作色曰已在言前不必再三若水等見事勢不可
即曰容若水等來日謝辭了国相即行国相曰不必

贊寧副本同忍祝

講坎禮使副即今可使行若水等稱諾乃歸与国相叙別歸幕次国相令譯語官二人前去云國相傳語國使副承遠来無以為謝白馬一疋并銀鞍銜一副將花羅三十匹香藥一合上正使侍郎烏馬一匹将花羅三十匹賛嘆寧二十匹香藥一命上副使観察更有酒一百瓶錢二百貫犒設一行官吏若水等辭不敢受伴使来相見曰此是奉使合得之物不可壞却常例若水等不得已收之伴使相送及五里許置酒五盃餞別刃一鍾慶曰国相令某等再三致意使付承遠来為軍行無以為待望見察若水曰某等此来上荷國相元帥尚書台眷如伴使帰見国相煩忤若水等名致謝慶曰謹領台命叙別乃行十一月十一日帰次國門次日不隔班引見

上於崇政殿

十九日壬午李綱罷宣撫使除観文殿學士知揚州

李綱以宣撫使屯于懷州也諸将皆敗太原失守綱之遂大敗而還

上怒遂罷綱使知揚州

傳信録曰初眠驕既出境即遣王雲曹睽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辰）民不肯割（原作租賦作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

其實以疑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寀旨及攸曰事已不可為矣因入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竊及嘆表劄奏狀馬罷初唐恪謀出余於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去此數人者則余亦不能久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童數上猶降詔批荅不允余具奏乃道所以材力不勝任者且得昏憒之疾不罷決誤國事亦併叙曩日榻前之語於是 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余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余連上章乞罷知樞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观文殿李士知杨州時九月間也余具奏辞免不敢當具上疏又言所以力丐罷者非爱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难以虛受其責如宣撫司得兵若干防秋兵若干比駐劄處皆不用始朝廷應副銀絹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樁臨留懷州及

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可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
以謂臣喪師費財惟
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
才丐罷嶺益擇將帥撫馭士卒与之捍敵金人狡獪
謀慮不誠和議未可尋恃一失士卒心無与禦侮則
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預国论敢犯冒以聞既
而果有其言（中書舍人刘珏奏准中書省送到詞頭
一道中書舍人安扶奏准詞頭通李綱除观文殿李士
知揚州李綱輕脫寡謀強執自任前後敗
一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奉聖旨令以次舍人行下者
臣伏見仁祖朝韓琦以直李士經畧陝西而好水之
戰任福刘平皆殘於陣士卒死者甚衆仁祖非不
知諸將違節制致敗也雖善其皆令事机然猶坐
降一官神祖朝韓絳以次輔宣撫西邊而將深入
荒域卒伍駭擾横罹戰傷神祖非不知絳之推忠
尽瘁也雖元情無他然亦罷相止以旧秩出守鄧州
蓋人君陟降如天無心雖知其才能之可用忠孝之
可倚為有過為不可不加黜罰也竊見李綱勇於報
國銳於用兵而聽用不審数有敗衂是致士氣益衰
虜勢益張其罪亦著矣 陛下亮綱用心無他因其
有請罷加峻職授以便郡雖臣寮繳奏復命以次命

詞行下於此見　陛下厚於記功薄於責過也然綱
此行敗軍覆將耗財疲民非特如韓琦好水之敗韓
絳西邊之失豈可不加黜責以示懲戒乎臣至愚不
肖嘗纂范仲淹之中正仰事　陛下非欲於綱敗事
之後從而下石也但朝廷典刑不可不正如　陛下
念綱前日之勞在所記錄察綱今日之敗志在殲寇
亦宜黜官降職以慰死者之心為敢事之戒既不以
今日之失而遂忘其前功又不以前日之勞而曲庇
其罪庶賞罰昭著如天無私則將帥聞之莫不感激
思奮而寇攘有可平之期矣所有詞頭臣未敢具草
臣寮上言新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李綱本以允才
誤膺罷使知冀於蔡氏之門傾心死黨逮　上皇將
有內禪之意收先刺引綱為援使冒策立功而綱
之罪狀有不可掩者臣請為　陛下數之　太上皇
心存道奧倦聽萬幾　陛下以元子受天寶位臣下
何與焉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此其罪一也金人
之兵傳於城下逮西兵之至彼且心懼氣懾不敢肆
行抄掠莫測西兵之多寡強弱兩軍相持則易於和
議矣綱乃妄意一勝逮姚平仲之挫衂使之復趨虎
狼之心其罪二也王孝迪揭牓取民金寶京都之民

為之騷動朝廷大議已定不敢取於民而網自出文
牓以為功身為大臣躬詣大肆以收前榜竊譽兵民
使怨歸君上其罪三也兵既妄動朝廷不得已暫行
罷免為之死黨者嘿（默）諭其意力率士庶伏闕乞用李
綱脅持君父幾至變乱其罪四也身領守禦不知體
而親戚故舊或濫轉官資或白身授官鮮有遺者此
其罪五也陰与吳敏黨庇蔡氏厲京入對止皇之
歸也刀刃蔡氏俾還京國踪跡說秘其遺攸書則有
密語不敢忘之說即不知所謂密語者何事此其罪
六也自謂功多排斥同列任情好惡妄行威福致
陛下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戒此其罪七也身為
樞輔知術疎浅不能逆詐輒以蠟書附金國之使妄
結（余）親使金人復加怨憤抄掠吾民致河北河東之
寇未平此其罪八也 陛下以种師中之敗歿遣樞
臣宣撫河東而網輒敢拒抗君命乞納 陛下所与
之官以臣抗君命戕于跋扈此其罪九也逮至澤孟
不務持重以量兵勢惟以軍法督戰遂致解潰之兵
潰散挫衂卒無尺寸之功以致并門失守此其罪十
也古人所謂是口尚乳臭者其網之謂乎且行軍用

兵徒知襲童貫之迹妄自尊大為察佐罕見其向往
智不能用賢果致敗衂損国之威使金人復擾河朔
致朝廷再遣使和議欲誅厥由咎将誰歸伏望陛
下早正大詧乾剛特賜竄黜以為人臣懷私誤國之戒
李綱提擊杭州洞霄宮
宣和録曰臣察上言竊見新除观文殿李士知楊州
李綱輕脫寡謀強執自任專主用兵之議而無妙算
奇畧及　陛下命宣撫之任日冀其有功而前後敗
軍覆将非一耗用邦財不可数計綱亦知其罪而匄
列矣　陛下復加以寵召使守郡此臣所未喻也奉
聖旨李綱差提挙杭州洞霄宮
又臣察上言謹按前知樞密院事李綱首用兵以解
太原之圍凡戰守之策一切聽之不從中覆也而方
略乖謬節制無術出師輒敗取辱夷虜太原失守天
下寒心縱匿而不言近世大将潰師辱國未有若綱
之甚者奏議有又曰若弃太原乞降御筆手詔經遷延
懷州弗力救援乃欲以弃地之事歸之君父以寘其
責懷姦如此且綱妄庸人耳平時謟事蔡京蔡攸結
為死黨其為守禦司也京在城外遂以守禦之卒假
京給使方君父在圍城中正賴兵衆以為守備綱乃

以資元悪大懲不忠甚矣其迎 上皇於東(南)都也与
攸幷語移時蹤跡詭祕不可具言迨其還朝刀欲援
攸亦居政府中外詢之莫知所為賴 陛下察見攸
姦不使入城然後人心翕然以定若經言遂行而攸
復用其禍可勝計哉今年正月金人至畿甸旋即議
遂与姚平仲同建劫寨之策一敗塗地朝廷不得已
遂与三鎮詔書興言及此可為慨然 陛下隆寛廣
憂薄綱之罪止於罷放而綱遂使其黨張燾(鴻)楊撝方
元若余應求陳公輔之徒鼓惑衆听倡為伏闕之事
幾至大変其初王孝廸欵民之金以犒虜人諫臣論
列 陛下重惜民財為罷之經乃欵恩帰已收其膀
以盜(沿)小民之譽小民無知以為尽出於經故伏闕之
日聚萬餘衆繇慶心如此豈所謂善則稱君也哉今
秋金人舉兵再犯辺陲首以綱為言嗚呼綱之罪大
矣尚以崇階(優)均逸祠宮非所以示懲也臣愚欲望
聖慈正綱之罪授以散員置之遠服以為将帥失職
者之戒仍以綱罪悪明諭天下以解愚民之惑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五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靖康中帙三十一

起靖康元年九月十九日
壬午盡二十一日甲申

李綱落職依舊宮觀

又臣察上言竊見昨者金人圍守太原久而未解知樞密院李綱出總元戎甚定寇攘兵甲非不多也至辟為屬官凡七十八員抽差人役凡六七十名能否不辨幕府渾然軍政出於多門臨時漫無成筭倘使不知稟令士卒自相殘踐以守則不攻而潰以戰則

未闢而遁斬將不閑主將生擒則非虜人兵卒逃散
金帛散失綱既告罷其屬官或託故差出或隨逐前
來各帶券曆不廢請給所謂法度紀律一切無有以
此行師欲求決勝臣未之聞也大帥自當親臨戰陣
以護諸將決求成功綱坐懷州去軍前九數百里緩
急何以及事其募府參議机宜晉廟諱文字廟諱當公事
等官員數猥衆又多晚進後生綱傲然畧不咨問其
所與親審朝夕不相捨者惟鄒柄與張牧而已自餘
僚屬將佐唯晨夕一揖而退若有所建明須先禱柄
牧為之傳導然後得見故人多怨卒以無助而敗事
況鄒柄張牧白身得官何嘗知軍旅之事綱數十萬
之衆而決謀於此二人可謂疎謬之甚閫綱初欲過
隆德柄牧力爭不得往及軍勢稍沮遽督諸將士卒
忿怒下情不通十羊九牧無所適從太原不守數日
矣綱在軍中尚不知得又何以望其能先事而料敵哉
誤國損威莫此為甚觀文隆峻宮祠優游非所宜得
顧賜黜奪以協師言若鄒柄張牧贊佐誤事亦當追
奪前命以明國威以肅軍政奉　聖旨李綱落職依
得指揮差提舉杭州洞霄宮鄒柄張牧並罷見任令
別注授差遣

又言竊見李綱天資躁輕濟以凶愎地位尊崇恥於咨訪辟置幕府皆一時趨附之儉人選用裨佐多平日敢士之冗士圖事揆策既非所長料敵應變又其所短淹留累月糜費國用不可貲計卒不能解太原之圍若不究正其罪而顯黜之則非所以定國是也以市私恩故一時小人喜為稱譽每綱之敗則歸咎以賈衆怨蚩蚩之民輕信易動綱之姦詐何由盡知若不明數其罪而播告之則非所以孚庶聽也臣按綱之罪未易悉陳請為 陛下言其大者 上皇獨決大議傳位 陛下蔡攸乃詭傳 上皇之命謂吳敏有建請之功峻加拇用以庇蔡氏之宗敏固已不勝誅綱於 陛下龍飛之後乃始引敏以為證奏疏自云臣與吳敏力建大策贊成內禪綱之欺天罔上抑又甚矣綱之罪一也今春虜騎至城下 陛下屈己為民以講和好其使都邑之民輸金帛以助國盖非得已執政王孝迪庸闇無狀揭大榜於通衢肆為乖謬不可施行之論臺諫連章奏劾 陛下即罷輸納或命以官或以官折還元價綱乃掠人主之美使行營司收榜曾不知出於 陛下也故綱之罪其徒

惧之市井無賴千百為群白昼縱殺戕害敗事綱之罪二也陛下始降親征之詔燕越兩王上表固請從臣言官亦皆奏疏乞罷親征叢都城守禦雖殷巖武帥亦以為言綱又自謂躬述利害回鑾輿之行陛下俯順群情豈獨綱之力哉欺愚惑衆妄自誇耀綱之罪三也迨西師四集种師道之謀與衆將駐兵郊外虜营寢懼若綱稍加持重從師道之謀絶其抄掠徐為後圖豈有失律喪師之禍平仲之戰綱實使之輕舉妄發誤國大計猶復肆為狂誕之言潰亂朝聽綱之罪四也蔡京棄去君父逃於拱州遣人以奏牘抵綱使之請對綱輒敢為京數奏京亦恃綱在朝遽至國門以俟召命顯庇元惡輕負國恩綱之罪五也蔡攸建請 上皇為渡江之計日構姦言離間兩宮遣其黨宋煥傳通語言狂率不遜神人共憤攸既以罪斥綱被詔奉迎 上皇乃請以攸為行宮副使欲使還朝都邑震恐既又以攸有扈從之功力為營救綱之罪六也攸在丹陽綱自圍城中通書至為謀詞云不敢渝信又有太師鈞候甚安此中不輟通問之語時京在古雲館也其叛篤腹心親密無間一至於此綱之罪七也於丐去之章妄云奉使而兩宮協

和 上皇之於 陛下 陛下之奉 上皇天性至
愛本無纖毫之間綱安得此語哉綱之罪八也綱任
為元帥優寵違命輒取 陛下除授兵部侍郎以後
告勅繳納朝廷略無顧憚綱之罪九也綱自起總行
營專主用兵近者乃復請罷弊幣以講和又請親
罪已條具于前矣伏望 陛下奮乾剛之斷擴離照
之明處以散秩竄之遐方以伸邪慝乞特降詔告布
告中外以肅軍聽

李綱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

又上言臣聞人臣之罪莫大貪天之功竊人之財猶
謂之盜臣竊觀李綱劉子稱 上皇厭萬机之煩欲
授 陛下意未有發臣與少宰吳敏力建大策贊成
內禪臣伏覩 上皇以神器授 陛下蓋知天命人
心有所歸屬奮然獨斷豈假人謀此帝堯盛德之事
也當時奏牘出入禁中剌得寀旨報吳敏李綱欲使
二人進用為己肘腋吳敏時權直學士院身在翰林
故其議先達綱為太常少卿踈外無由以進而綱遂
懷此劉子諸路示士大夫人無不見之所論三事內禪

乃其一也其詞引唐肅宗始立為皇帝復為皇嗣居
宮事繙紳見者莫不駭愕罪綱失言由是言之綱豈
知　上皇聖意哉徒得攸言猶未敢信且首尾兩端
今乃敢明言　上皇之意未有所發與敢力建大策
則是誣　陛下豈非所謂貪天功以為
己力乎臣聞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義也唐儒
言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為時所服若綱則
不然綱劉子又曰歲首上皇南幸淮浙群臣亦有勸
陛下為避狄之計者又臣躬述利害回鑾輿之行為
固守之計臣竊謂固守都城兵民之心也　陛下因
人心而卻南幸之議綱何與焉使綱嘗言之亦大臣
獻替之常事何必高自稱譽耶又有劉子曰傳檄而
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臣竊謂綱之傳檄必得
陛下聖旨不假聖旨其誰肯從綱乃自以為功何也
上皇北歸乃其本志　陛下遣近臣祇迓禮意曲備
兩宮未嘗不和綱乃以為協和兩宮何也此以善自
予以過歸君人臣之義當如是乎綱以是數者平居
叫呼衒耀要譽於流俗表中時發不遜語自比
其功於張良劉幽求裴度李泌流俗無不以為然遂
以為真國柱石也大率綱之為人高言誕計足以欺

惑愚衆今春虜人擒兵城下而綱領行營司及京城
守禦司声言破賊都人遺圍閉之久莫不喜之使應
援姚平仲辛無尺寸之功而国受莫大之辱流俗猶
信綱以為能用兵蓋以誕妄足以惑之也方虜人邀
索金銀朝廷根括民間以足其数時王孝廸為中書
侍郎獨主其事揭榜立禁有四盡之語民甚苦之臺
諫交爭論列朝廷遂罷根括而民間未知綱乃乘馬
徧歷京城自收其榜使百姓帰恩於己又使妄言無
識之徒如馮楹陳公輔葉梦得輩稱頌功徳奔走揄揚以竊
流俗之譽遂率釐俗叩閽喧誤以劫持人主成其私
計於是已罷而復用推原其心罪不容誅為臣之義
可如是乎宣撫河東略無経畧肆志妄作督諸将決
戦数路敗衂使太原失守　陛下因其乞罷遂興揚
州今又與宮祠原其罪状此為寛恩而流俗紛々謂
綱於國有功不宜閑廢此浮言妄議固不足恤然朝
廷退斥大臣當暴白其罪於天下使人洞然不疑則
浮言自息誰不信服臣愚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以綱
之罪大正典刑報行臣章以解流俗之弊奉
聖旨李綱責授保静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
李綱再責寧江軍安置

綱上書辨雪冉責寧江軍安置

許翰落職宮祠

臣僚上言竊聞昨者出師河東大將种師中全軍陷沒兵威挫衂太原之圍卒不能解仰賀睿聖宵旰之憂益壯戎虜憑陵之勢忠義之士憤懣切齒魯不知本兵之地實有以致之也師中老成持重號為名將練達虜情洞曉軍律擁數萬之衆出援孤城所當料敵制勝臨机應變以圖萬全之利必不輕舉妄發以僥倖速戰之功也同知樞密院事許翰怯懦寡謀而好談兵輒以阻撓不進移文督責使之出師以贖過師中素剛不受迫促翰從中制之所不能忍忘其萬死以決一戰卒至敗績　陛下雖已録其盡忠赴師中齎恨地下而翰之罪魯未暴白臣實惑之使翰百葉在朝何所補而失一師中所繫甚衆重謹按翰終始蔡京之門指天誓日結為師死黨　陛下踐祚之初首叨除召為御史中丞未嘗一言以及京攸之惡每復平日私讐聞者莫不憤疾首薦蔡氏族婿陳永道為臺屬求道以告訐得罪雖　陛下灼見其姦不復用然士論猶為之不平躐遷樞府方艱難多事之時移病謁告累月乃今者尚以延康秘職出殿近藩

且翰在言路則黨惡庇姦以欺君在樞府則妄作生
事以誤國跡其罪狀夫豈勝誅伏望屢斷重賜竄斥
以為懷姦罔上之戒少贖師中將士九泉之冤取進
止奉　聖旨許翰落職與宮祠
許翰之進李綱所薦也太原之役翰督姚古种師中
進兵解圍李綱之行辟屬官多録之人然才者十
得三四耳亦未嘗諳邊事劉韐沈琯王以寧折彦質
裴廩以知兵稱其實能兵者誰也惟劉韐當遼州折
彦質屯汾州王以寧嘗戰過文水此能効力者其他
不過供文字備差使點檢而已如何大圭輕薄子何
足置之慕下議者謂綱意廣才疎知人之鑒不甚明
翰每右之師中敗綱黜并翰罷
林泉野記曰許翰字崧老洪州人進士中第宣和中
為給事中言高麗入貢奢侈之事出知亳州後提舉
杭州洞霄宮靖康初以李綱薦召為御史中丞言蔡
京童貫蔡攸皆坐責俄同知樞密院金人邀求三鎮
翰言三鎮棄則京師不可都而天下危矣不宜許乃
薦种師道宿將可用又請誅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楊
戩李彦孟昌齡等家族并推治門生黨與上不允
翰嘗劾姚古种師中兵進解太原之圍及李綱黜并罷翰

金人遣王萬來索三關地使王萬持右副元帥斡离不遺史曰太原既陷金人使謂一鎮既得兩鎮不可不割書必欲割三鎮之地以謂一鎮既得兩鎮不可不割不又誘說執政曰大金地廣非欲固得三鎮但朝廷既以許之不宜背約使南朝能以三鎮賂大金大金必不受以全和好然信義者鄰國之寶豈可去之使金人以失信責南朝提兵再來則何以禦萬詭辭曼衍措天地為警而縱其說耿南仲以為然 上念太原之失重惜河朔兩鎮為藩蔽之垣屏乃通好于斡离不許以金帛寶貨以贖兩鎮命將作少監王及之為國信使以禮遣萬還

賜蔡攸自盡

中興姓氏攸邪録曰蔡攸字居安京之長子也長於柔佞諂諛自幼出入宮禁與內侍無異寧為優伶之態侍上宴飲或丙夜乃出累加宣和殿學士深結內侍以固寵薦引門人劉圊韓駒吳敏葦數十人皆以禁從其妻黨宋喬年宋晞等皆因攸為侍從要職宣和四年為河北安撫副使從童貫以收燕山府畧無措畫惟拱手奉貫而已五年師還除知樞密院事加太保燕國公日夜侍 上及諸內侍遊宴賜大

第與京門相對權勢尤重於京故京復忌之攸譖京
使之致仕其家為複道曲洞暗通禁中邀 上每私
幸其第連夜不休侻俾者以一見得為天人大金入
冤攸蔽匿告急之奏皆不以聞故兵勢熾矣聞大金
逼乃隨 徽宗南幸靖康初臣僚言其罪責授太中
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再責濬州雷州臣僚再言其
罪移竄海外遂賜死時年五十

國史後補曰伯氏魯公之長子又所最愛當元符初
官裁造院 上為端邸時每退朝出內北門伯氏適
未趨院必下馬拱立門首以俟 上過而後退

上詢為何人左右曰蔡承旨御內也繇是 上心善
之其後常以為言況憑藉家世遭逢異寵又如此者
若稍加修飭則宰相三公不屬他人矣亦何必作為
詼媟用邀上心依恃婦人破壞骨肉至遠背天性上
孤恩紀上既昏明晚在宮中反笑謂左右蔡六詎應
為宰相耶是徒為明主所窺凡所勞心不亦惜乎

二十一日甲申標童貫首榜示開封府

監察御史張澂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前來廣
南路廉訪當公事臣於七月二十九日出門八月一日
起發連夜趲程及沿路審切根逐前去八月二十二

日到南雄州已遵依聖旨處分各已施行了畢別無
疎虞及具奏聞去訖臣契勘廣南與嶺接連地氣炎
熱無即今秋暑方烈自南雄州至京計三千五百餘
里五十二程委是地里遥遠今未臣所謂當事竊慮
或有變動雖已用水銀等養浸固護萬程齎雪前去
要鬧處出榜示標首臣僚上言臣竊見近遣監察御
史張激前去廣南取童貫首級仍降臣僚童疏并聖
旨列其十罪元惡大憝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臬首通
衢孰不欣快昔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孟刑人與衆
棄之也臣愚欲乞將前降言童并所列十罪播告天
下使四方万里之外咸得聞知既足釋百姓憤怒之
心又可召和氣而懷柔欽取進止九月二十四日三
省同奉聖旨依奏檢坐到十罪言童指揮下項一承
靖康元年九月二十三日檢會臣僚上言等一童責
授左衛上將軍追廣陽郡王豫國公致仕池州居住
第二章同上第三章移郴州安置第四章吉陽軍安
置第五章臣契勘前後臣僚論列童貫罪惡非一理
合誅夷　陛下仁慈未欲置之死地從輕貶竄於貫

恩德厚矣臣訪聞貫尚遲回方命不即就道今來朝廷使使奉迎 上皇寵靣貫稔惡弗悛覬免譴命尚欲佯還朝緣貫姦凶久着軍民怨憤欲食其肉近者金人犯城逾四十日民庶不堪圍閉之久叩闕洶洶歸罪官官毆擊而死者十數輩貫若復入都城竊恐別致生事兼前此為太師寇極王爵去国之日吏不朝辞送其情實殊無人臣之義也兼已罷宣撫司職事却復擁精兵自衛按春秋法是謂叛送罪惡如此若不重寘典刑何以厭服衆望 陛下断自淵衷更賜黜責施行仍降詔書令開封府差得力使臣管押前去至貶所取進止又第六第七章惟 陛下思夷狄侵辱之変実生於貫致 上皇前日之播越軫 陛下父子之情爾即今日之拘縻傷 陛下兄弟之愛 太祖 太宗百戰得天下一童貫危之此而不殺臣恐 太祖 太宗含怒於上天未已也臣竊願 陛下奮乾剛發廑斷即貫之貶所檻致京師召百官陳九師誅於觀闕之下臠其軀以賜戰士函其首以遺女真戰士受醢必踴躍以憎愾女真發函必聳惕而畏威契丹之怨稍紓即女真之師自退矣苟或不

然則垂盡老奴將死牖下　陛下受侮四夷貽譏萬
世無以慰　祖宗之神灵則女真之兵恐未殄也
臣不勝激切之至取進止第八章臣閭人君以至尊
統於士民之上百官万民仰而承之率職戒懼不敢
易紀綱者礼以為之防也是以君人者昭德塞違以
臨照百官必謹其文物度数之别革制度衣服者為
畔畔者有討無赦所以别嫌明微以正人心也伏望
陛下断自淵衷大正典刑天下幸甚取進止奉
聖旨誅訖告諭中外
粘罕陷平定軍
粘罕既陷太原府汾晋諸州乃東攻壽陽壽陽成小
而百姓死守凡三攻之死傷万人竟不拔乃攻平定
軍欲擾井陘也其往攻之士喪三千人又與幹离不
兵合攻之亦喪万人而拔之
措置守禦京師置四道總管以李回為大尉大河守禦
使范訥河北宣撫使
朝廷以出師屢衂不能絶金人割地之請虜騎且深
入思得長策以禦王室四道總管統天下兵分制諸
路為京師衛東道總管統京東淮南之兵西道總管
統京西河東之兵南道總管統京西南路湖北之兵

北道總管統河北之兵以折彥質為宣撫判官以李回為太尉守樂使以偪粘罕范訥為河北宣撫使以偪幹离不又以都水使者榮薖陳永通監丞許之等同諸將帥以守要津

靖康中帙三十三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日甲午盡十六日壬寅

二日甲午王雲至真定府見幹离不已圍真定引雲看攻城

三日乙未种師道除河北河東宣撫使以疾召還京師

是時師道已疾在鄭州疾篤昏塞復藸部曲請番公曰念陛軒之語忍不進耶抵河陽疾甚朝廷聞之亟召還京師宣醫不輟

五日丁酉夏人寇懷德軍通判杜翊世傑退之

幼老春秋遺史曰夏人入寇奄至懷德軍城下通判
杜翊世力請知軍劉銓率衆死守運大木發石擊擂
木泥毬擊之翊世身自撫循士皆感奮箭無虛發賊
死傷万計遂忽引去翊世字元弼成都華陽人累官
至朝議大夫

徽猷閣待制宣撫使司參謀官折彥質授龍圖閣直學
士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
六日戊戌卯刻有大流星東南流光數丈

幹离不陷真定府安撫使李邈死之兵馬都鈐轄劉翊
力戰自殺

初劉韐為安撫使以守真定既而除韐宣撫副使韐
又辟真定府路總管王淵鈐轄李質歸於宣司朝廷
乃以樞密副承旨李邈為真定府路安撫使邈優於
吏職而拙於應變且新至真定人心未附邈知金人
必攻真定乃發三十四奏告急于朝廷請援皆不報
倉卒之際金人圍城百姓之情不親故金人不白日
而拔之邈被執金人累
趙子砥燕雲錄曰知真定李邈城陷之日金人執見
幹离不使之跪曰朱朝無此使之拜又曰比有難當
使之飲曰我非臣僕欲

寫是字
即幹是不
者誤也

人高勣不可屈致於是典之伴食同飲幹离不南冠
欲共偕行邈辭於是押至燕山
勣要曰真定之陷也邈已抗勣於窩里孛故為窩里
孛執之燕山僞相刘彦宗逼邈不從復逼邈剃頂髮
邈亦不從彦宗逼之甚邈遂尽削髮為僧終不從彼
之俗且示其不仕彦宗逼邈不從復逼邈剃頂髮
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改
遺史曰建炎中旌褒死事之臣贈邈鄜度使制曰朕
思復艱难之業永懷將帥之臣禁暴安民雖未成衛
社稷之效忘軀徇國庶幾得死封疆之臣又曰方虜
師之入塞当孔道之推藩邈無啓齒之依坐失金湯
之固拘原方力累華莫還不貽隴右之羞之立雖陽
之操

靖康小雅曰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兵馬都鈐轄劉
公諱殉靖康元年秋八月金人以三鎮不可得復两
道興師入寇幹离不之師十四日入塞以衆攻廣信
軍保州不克遂越中山而攻真定帥臣观察使李邈
措置乖謬九月六日賊遂登城邈為賊所囚時公為
都鈐轄以身率衆昼夜搏城上先是賊攻北壁公力
拒之至是賊偽移攻東城邈趨公往應之力攻两日

一夕潛移攻具還薄北城城中不知也黎明賊急攻
衆憑堞而上城隅沒公猶率衆巷戰麾下稍亡去
公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其可受賊戮乎因策馬挺刃
潰圍欲出而諸門皆為賊守矣遂之孫氏園山亭中
解絛絶脰而死嗚呼古之命將未必皆武夫也馬援
古人之風矣詩曰將軍死綏古人所長有如刘公与
賊俱亡矣挈當山公曰身當生謁其勇力挫犬羊天
未悔禍虜益鴟張雖不瞑目萬古騰芳

粘罕幹离不會於平定軍議再入寇
節要曰粘罕自太原東之平定幹离不自真定西之
平定以議再門寇京闕右監軍兀室曰今河東已得
太原河北已得真定兩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
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圖過河以取東京不為
晚矣今若棄兩河先犯東京苟有不利則兩河非我
之有也兀朮太子昨已到京不能取之幹离不未有語
粘罕怫然而起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酋曰東
京中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
得東京兩河不取而自下昨東軍不能得者以我不

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
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手得之矣斡离不
欣然稱善諸酋不敢阻之入寇之計遂決於是粘罕
与离不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
馬擴自真定脫身西走山寨結集比聚
先是馬擴遭刘韐誣以謀反寘於徽中得旨委提刑
司置院根勘提刑司差深州兵曹畢璚制勘而韐為
河北制置使朝廷恐本路官观望别委京東路勘時
已七月矣擴寄繫右徽九月金人再圍真定城隔擴
猶未知是日將午而饋食者不至遂迤邐至門則寂
無人有一老兵曰廉訪何不去酋人已入城矣擴入
其徽中告諸囚尽為去其徽纏即趋出擴易服竄西
山和尚洞山寨結集兩河義兵各據寨柵屯聚自保
李若水上書乞救河東河北
臣自深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乃至関南凡歷
府者三歷軍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四並無本朝人
馬但見金人列营数十官舍民廬悉皆焚毀餅罌牖
户之類無一全者唯井陉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大谷
等處僅有名存然已蕃漢雜處祗應公皂皆曰力不
能支 聲 資令拜降男女老幼例被陵鑠日甚一日飢殘

窮若狀若幽陰間人每見臣知來議和口雖不言意
實赴遽往往以手加額吁嗟哽塞至于流涕又於山
下見有逃避之人連綿不絕聞各集散亡卒立寨柵
以自衛持弓刀以扞賊金人奚意人多方招誘必被
勦殺可見伏願即死義力拒腥膻之意臣切惟河北河
東兩路涵浸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因蔡京用事
新改流毒民不聊生繼而童貫開邊燕雲首禍搜括
血以事空虛丁壯疲於調發產業竭於誅求道路讙
呼泣訴無所塗炭枉捨誰其救之陛下嗣位之初
力行仁政獨此兩路急事未已今戎馬憑陵肆行攻
陷百姓何知勢必脅從而在邑之民無辜巡向賊之
意憂山之衆有敬畏死難之心可謂不負朝廷哀
斯民之無辜服斯民之有義蜺起顛面痛在肺肝望
深軫聖衷哀痛之詔討慰民於既往決擇之計極民於
將來上答天心下厭元元之望

十七日壬寅詣龍德宮上壽

先是上皇謂金人必犯京闕請帝留京師治軍
国事欲自往西京治兵宰相吳敏勸上言不可也
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番諸路兵之意今幸歸京師
陛下問安視膳全孝道足矣豈可以軍旅之事累之

乎至是天寧節詣龍德宮上壽　上皇滿飲乃復斟一盃以勸　上而大臣有躡　上之足者　上堅辭不敢飲而退　上皇還　宮哭入宮翌日置黃榜于龍德宮前捕闕謀兩宮語言者填賞錢三千貫白身補承信郎自是兩宮之情不通矣

婁宿陷汾州守臣張克戩死之

先一日婁宿使人來城下言知州已下可出城拜降無使人民受鼓戮知州張克戩令人射賊云有兵無降任你攻城賊遂退歸云代州太原尚是為我攻破來日定為我城婁宿親提兵攻城自早至巳其城遂失守臣張克戩既知城破不與賊俱生乃具朝服望闕號拜言臣非不為朝廷守土城上無人致城陷沒臣知不能出見　陛下唯以死答朝廷遂乃自縊

陶宣幹河東逢虜記曰靖康元年八月十二日余被差往河東察訪使燕制置軍馬張灝到壘懷十三日參季宣撫十七日差往河東汾州觀河東軍并斬統制官龔景并至汾州介休縣見制置軍馬王以寧喻李宣撫意令與威勝軍范世雄合為一軍八月二十八日至介休縣王制置凌晨已起發往威

勝軍某即追路至五十里方見王置制具傳令軍之
意王制置云介休縣關錢粮六七日煩公在此截錢
粮數日某逐日自介休縣往義唐川截粮九月初一
日起離宿孝義縣初二日至汾州才入城即見官軍
枕藉於路者不可勝計問之皆起云是重傷人輕傷
人疾患人重傷輕傷皆不被賞給遷補疾患者皆無
粥藥仍勉除附帶軍前拋棄粮食累日無食戰士每
日支米二升半止得一升八合請米錢七十文銅鉄
相半是時官中已不使鉄錢但以此充數耳或攢聚
數日鈌之止支錢會子一紙錢會子止得三四百文

九月霜寒諸軍衣賜不至有赤露披堅執銳者余謁
語制置使張灝云戰士如是寒苦如是飢張無以對始灝軍
汾州卿兵正兵約九萬先七月初一日張灝遣統制官
甲卿兵正兵約七八萬解潛正軍威勝軍地名護
折可求副統制張思正統領軍馬解圍太原九七日
軍行三十五里至地名郭栅营於中下四高迫窄之
地中有溝澗探諜不審卓望不明大軍止為一营十
一日早賊兵至先擊左軍左軍稍勝又擊右軍右軍
不勝突入中軍是時兩統制與應副錢粮何運
人帳中早膳正膳間賊騎突入流矢中向運論死而

統制騎馬走後軍不見陣而潰八月初解潛護甲軍
無探諜無卓望忽見賊幟潰於軍中元貢器甲鎗刃
皆未釋縛軍中驚潰兵馬填塞坑谷不知其數拋棄
金銀錢粮繒帛以數十萬計先一日護甲地震殷殷
如雷声次日軍潰解潛僅免竄歸蓋田宣撫司聞止
具入軍中相見哭泰列盃盤間軍中虛驚喧亂張灝
急索馬駝(駱)歸須臾軍走潰散傷損千余人矣十七日
至文水統制官季安并其子忠信先登殺獲幾二三
千人不暇取級城中見官軍至歡呼鼓舞皆以壺漿
相餽(饋)既得文水張思正更不入城番其軍保守貪切
希賞遂徑趨太原未行間十八日賊兵清晓至人馬
困乏所負器械皆未解縛恐我軍先動遂先鼓譟發
喊三声以恐我軍不動賊兵遂至始發一隊自西南
來相繼不絕而至我軍走山後絕壁我軍横死者不
知其數軍皆四走已在賊圍中賊說令降皆脫剥赤
露然後敲死得免(免者)者十無三四使臣(目)蔣佐百餘員金
銀錢粮繒帛拋弃以十餘萬計後軍統制冀景不見

敢先走張灝軍一次陷文水所失七萬
餘衆余被宣撫司指揮徃彼點勘軍馬止有八千餘
人馬五百疋每賊至城下杜門謹守不敢出戰賊兵
恣行剽掠無有救者文水之舉先約許孝烈軍赴日
並進至日失期張灝軍有赤露被堅執銳者有責軍
器者有鼓唱引去者有使臣妄冒占放者將佐輩日
事盃酒更無紀律汾晉一帶已失支梧余於張灝處
呈劄乞分擘軍馬於宮前道劄稟照應防護粮草重傷
輕傷人速行揀選犒賞如重傷不堪出戰人權發遣
向秉將養免耗軍食病患人安泊於空閑屋宇內差
使臣點檢粥藥醫治病并諸軍犒賞支俵三次皆不
被受及詢之衆軍有云二次得絹二尺半錢二百文
一次不得有言詰不得者張灝云俱是統制官並請
去統制支散不明余觀張灝軍種種很俱欲亟馳還
宣撫司具言之九月初四日早別張灝太守張充戴
運副李百宗故張灝番飲飲罷既行才出城門張灝
張充戴運副李百宗欲行自後相送望東北賊騎塵
頭稍大余不敢返遣价傳語東地有塵子且亟行遂
加鞭至晚抵孝義縣民云城西布旦斯殺何故官未
此余亟馳入地城遣介於城西探統制官田秀并本

縣尉果與賊戰各無勝負抵暮欲歸是日汾州發重
傷人千餘人於晉絳孰孰醫養皆為賊所殺初五日
至初九日賊馬四散於村落中刼掠人莫敢出初十
日張瀕遣統制官李安并田秀至回牛嶺把截孝義
縣未敢前方遣探未至至未後探至回牛嶺一帶無
人馬可以行矣知縣王藝云某賊累輩出入三次皆
為賊騎攔截不可行今輒欲附後乘如何余云甚好
至申時余與田統制李統制王宰宅眷俱行百步後
兩探騎至通義唐州有賊馬剪寨遂復回由西南趨
温泉縣宿行七十五里纔曉至温泉縣城中一空初
八日已為賊破殺者六百餘人稚子拋弃於道死者
亦數十輩縣宰簿尉俱被执諸宮廨悉依籍籠篋書
帙紙劄散乱於廳堂問余與田統制李統制於監務
廳早餐飯罷欲由汾西縣入趙城縣至西縣界三十
里問路村人云官人不可從此行番賊見執温泉縣
官員在一山頂飲酒此去數里李統制問番人多寡
村人對云約有三百餘欲打汾西縣余謂李統制曰
賢部下有一千二百人八十餘騎田統制下有一千
四百餘人八十餘騎共百六十餘騎三千六百餘人
軍聲亦不少可以踐起塵頭徑向汾西縣縱未見敵

交戰亦足以救虜掠李以為然云聽此火候田軍坐
移時田軍不至余謂李曰遣承局促之允遣三兩番
輩約一餉問承局繼至云塗中無田軍問一行人云
有一項人馬已趨石州路去矣余與李愕然相謂曰
制置司差田軍往回牛嶺把隘更不相關白不稟制
置司指揮趨石州豈有是理李云是既如此日日色
已晚四野無人居止不若速回數里由隰州路行至
平陽府出頭即整軍起行汾西縣至隰州一帶人户
驚移盡起止存空屋余與李日食藜煮粟粥隨行人
糗更無物食皆飲水足重不能行十四日絶早至隰
州城外城上皆掛搭守禦太守盧安國字伯康躬親
開門出城相接余李即入謂之問守禦次第曰人兵
止有三百餘騎人二千人粮有一月弓箭鎗弩之數
悉無却出城於行衙廊下令諸軍飽食憩歇一日是
日午未間恩報制置使張灝運副李伯宗田石州路
今晚宿隰州余云二公何故忽来至中後運副李伯
宗至余即謂之問所以李潛云纔十日侵夜張制置
并張統制聞破太原不相關白不令汾守知捜軍馬
起行某即出来張制置幾中流矢一已中張制右伴
使臣張即馳馬走去張制置欲往石州渡河過陝西

某自来汝至絳州支撥錢解是時張制置張統制
馬行城中官使居民婦女突閔而出不知其數張守
知遂差人捉縛居民婦女入城官吏居民悉竄婦女
多為所執是夜西北赤色如血至二更方散李溥云
赤色如是累日矣
粘罕番女真萬户銀朮守太原率兵下太行取孟州渡河入
寇幹离不番女真副統韶合遼東漢軍萬户龐和守真定
率兵取黎陽疫河入寇
粘罕再攻威勝軍吳革回闕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靖康中帙三十三
起靖康元年十月十七日己酉盡十八日庚戌
十七日己酉駕幸飛山營閱砲
遺史曰 上出郊按砲而罕折拽砲人死者 上不
悅賞賚有差因登城北壁而還是時金人在河東河
北謀兩路侵入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不收入城矣
部則曰屬朝廷係樞密院合收樞密院則曰自有所
屬矣軍器監提舉官次內侍也方以罪去京城所則曰
京城所掌守禦也未審守禦何預於我哉或謂駕部當

理會鶯部則曰庫部何不汝終不能津
入犯城下蓋為攻城之無用
靖康小錄曰十月二十日聞真定失守唐恪聶昌耿
南仲猶且誣奏以謂真定通判耿城賊豈能破也又
數鶯教砲七十座議者以謂萬乘之尊出教七十座
砲縱砲之可以殺人能得幾人
粘罕再陷隆德府
是日粘罕至城下言要守臣出城議者是日通判李
諤出城入粘罕寨見粘言我今提兵問罪一趙皇去
不攻你城但將犒軍酒食糧料來我等城外過去諤
乃奉聽是入城言於知府張有極言可與父老共議
遂呼在城父老等言通判非日相見言不打城壁只
要犒設酒食等物可否良久衆曰若如此是拜降也
如通判要與即與男女等只願守城遂不出報次日
早粘罕使人來問犒設物衆官上城城上人云前日
李大夫許我犒設昨日何故不送來父老喧言罵
詈言這裏無犒賞物諤止之又云不可但與他所
許物無使改城萬一不虞悔之何及將官言公莫待
反取耶遂以刃中諤面罕粘攻城城陷殺戮甚衆劫
掠無遺知府張有極被俘

十八日庚戌詔除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河
北河東路宣撫司使
門下推轂以行所以示倚成於閫外築壇而拜所以
震聲望於軍中屬叢武服之共載修戎備之飭時謀
元帥斯得異能咨爾藎紳聽予誕告右金吾將衛上
將軍提舉亳州明道宮高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
百户實封七百户范訥莊敬而不撓靜深而有謀識
該事物之微學貫籲鈐之要慷慨自許早蜚英於武
科發聞惟休久積伐於顯位承樞機之密旨寄兆隴
之中權丐閑祠宮辟還龍環尹朕方軫疆埸之顧頗深
擊敔之思對以燕閑有言可績寄之綏撫非爾而誰
是用還之旋旄進律益川之重盛其車服視儀亞傳
之崇於戲時方艱虞民亦勤止兵豎爽而不根惟紀
律之宜明將廷愎而寡謀惟節制之宜審非畫略無
以制勝非恩義無以感人隱如長城茲有全築復陜
爾功之茂庶幾吾國之寧可特擾檢校少保寧武軍
節度使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加食邑五百户實封
二百户
金人陷麟州建寧寨知寨楊震被害
楊震宗閔之子也既冠從戎以斬馘功補三班差遣

後討方臘至台州黃巖縣又解台州之圍進官修武
郎知鹿州建寧寨金人寇寨欲降震震不從時寨兵
精壯者悉從拒可來死於交城之戰所餘老弱百數
守志弗堅震奮勵守城金人急攻閱旬日城中矢盡
城陷震死之震之子朔沂中亡從征河朔得免於難
次子居中執中并被殺害

詔河北河東便宜行事

詔曰朕通好隣國屈已增幣無所不至凡以保守
疆土全養生靈敵未退師攻陷城邑每聞邊報痛切
朕心已令冬詔天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可嬰城自
困坐待其斃今仰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州
軍各得便宜行事合從連衡相為應援見便即動無
拘一律其見任官能與鄉里豪傑率衆捍敵得守城
邑大者寵以公爵次者授以節鉞或登用於朝廷世
襲其地各宜體國奮然自効無使鄉里墳塋坐受殘
破父母妻子生致離散朕祈於皇天告於宗廟北
顧流淚明告此言忠臣義士莫不動心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京師士民讀詔書往、泣下真定府陷報
到京師朝廷以新失太原又聞真定府之報　上大
憂之患將帥非人思得英豪之士以衛兩邊乃下哀痛之詔

詔河東河北清野

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艱难外侮憑陵元元被害於是捐弃金帛寶玉不可數計以救百姓於塗炭之中敵終退師痛自摧抑斥去華靡日惟蔬食甲詞孚幣繼修和好遺賂之使項背相望凡有所求悉從其人民霞我宗社使吾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虜財物積聚皆遭劫奪忠臣孝子自當体國念家人自為戰令下之日應河北河東京畿便行清野保守城邑其有聚徒結衆捍寇立功自鄧鈺以下皆以充賞仍俾州縣預以名聞若自能斬首獲級者皆陪軍功凡我赤子與其殘於敵人之手流為異域之人孰若從危即安轉禍為福興言及此流淚無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能率衆勤王或立功河北河東者並依此推恩咨爾衆庶咸體朕意

臣僚乞催發諸路勤王之兵

臣僚上言竊以去年之冬金人入寇出我不意故河朔諸路堅壁戰天下諸州或不勤王陛下皆置而不問恕其倉卒失措也今年自春夏以來皆知金人

必復深入若天下諸州或不勤王以致太河失守都城危急則事平之後當行軍法今若寇將逼河伏望廣斷行下樞密院疾速施行若事平有功者則當以次推賞古者侯伯之國州牧統之以夾輔王室有功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自古及今未有賞罰弗果行而能使人赴難不避者惟　陛下聖察奉　聖旨依奏勉勤王若敢後時當戮官並以軍法從事

十八日庚戌詔求人材

詔曰修舉政事全藉人材人材之难所宜處惜詎以一眚遂廢終身除係藉挾姦害政罪狀明白不可任使外餘皆隨方收録勿謂曾經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華薦引遂皆弃逐庶事革心以應時用三省及臺諫官深体此意以示至公

粘罕等令楊天吉王禹持書問朝廷遺契丹梁王及余靚礬書并元割三鎮

書曰大金骨盧你移賚勃極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粘罕等令楊天吉王禹持書問朝廷遺契丹梁王及余靚礬書并元割三鎮

帥同致書于　太宋皇帝閣下頃因啓釁以致連兵曲直所歸彼此自見思得尋盟之計用申割地之言厥後事因稽習盟約復變況　上皇之鑒未遠抑亡遼

以信盡棄前既思再造以功可忽輕忘之意將久保有
成之信盡早畫元議以疆舍自為辭當行制送今則
反假士民之固圍更張軍勢以解圍茲事難圖昔言
安在迺者差蕭仲恭趙輪等賫書報復回日輒受閒
諜之語陰傳廟諱結之釁惡更踰上皇仰就便差
遣朝廷奉到宣命擾此
官問罪從長相度施行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
昭德軍節度使王尚克問罪使副前去若深悔前過
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鄆王并太少宰二員同詣行
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擇元割三府即行誡諭並令開
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謹白

先是麟府折可求獻言夏国之北有大遼天祚子梁
王與林牙蕭大師統兵十萬出榜称金人不道與南
朝姦臣結約毀我宗社今聞南朝天子悔過遜位嗣
君聖明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前日敗盟之事
當不論也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
入麟府遂為粘罕軍遊兵所得
宣和録曰先是幹离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府詔
遣路允迪以和議書止粘罕聞幹离不大獲金帛屢
遣使数輩未意在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

敵意猥曰吾兵強盛如此當與虜抗衡而臧之彼既
領吾爾王等過河吾明為不當其使與之相當於是
館其使者等逾月不遣有部管趙輪者燕人狡獪懼
不得歸乃詐以情告晉伴邢倧曰金人有耶律金吾
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急歸大國可結之圖
其二酋倧以聞朝廷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輪賜耶
律納衣鎖中仍賜輪等各帛千疋白金千兩輪還首
獻其書於粘罕粘罕大怒以輪書表聞其主昊道南
宋反覆之狀得報云深入攻討事無大小皆委元帥
府從長措置施行

靖康要盟録曰先是於四月因虜使蕭仲恭等還朝
密賜耶律太師以黄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左
金吾耶律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閣下昔我
聖皇帝與大遼結好于澶淵惇信修睦百有餘年邊
境晏安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戰鬬之事通
和之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縻天祚剪
滅其国在於中国誓好之舊義當共師以極顛危而
姦臣童貫等迷国擅命沮遏信使納結仇讎廟諱以金
繒分擾燕土金賨之約藏在廟祧委弃弗遵人神恫
怨致金人之強暴敢肆陸梁俶擾邊境達於都畿則

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内禅肆
朕初即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旧
好輟食興寐無時敢忘兄前日大臣先誤国画
已竊逐思欲親仁善鄰以為兩国生灵無窮之福此
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輪之来能道遼
国典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澤冀假中国詔令
擁立耆酋衆望所屬宜于国人無如金吾者適諧至
意良用欣懌昔聞金吾前為遼国将兵数有大功謀
立晉王實為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
去国向使前之謀行晉王有国則天祚安享荣養耶
律氏不亡然於天祚不害其為忠而於耶律氏之計
行至忠矣宗社之美天人所相是宜継有遼国克紹
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宜有両南招討
大師之助雲中番於尚書賴佐忠義一德協心足以
共成大事以中国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
断時不可失惟金吾圖之書不尽言令已蕭仲恭趙
輪面道委曲天時慈濬更冀保綏白

靖康遺録曰先是幹离不退師回燕山遣蕭慶来催
前所許金帛詔三省同議所以待慶者衆議以番賊
要盟城下請割河北而并冠河東自敗元約吏狄貪

而無信不可復与金皇請收其使者於是送蕭慶於
都亭驛一小屋中封其户俾食以過凡數日徐慶仁
吴敏當國建議謂蕭慶本契丹人為金賊所戍不能
無怨不如善遇之使歸与余靚謀共興兵以破賊
上遣吴敏至驛慰勞蕭慶始令開户慶見敏即慟哭
投地敏令左右扶起以上意存問之謂之曰本朝皇
帝以金人渝盟而来督金皇群臣不忍故請番大使
於狄皇帝以大使本契丹懿親奉使而来元非得已
謂大使良苦遣敏奉侯慶泣謝因陽罵云金人反復
無信義始與臣國約和取其金皇而竟戍之乃立異
姓稱番臣之国王契丹外孫也強見逼立非其本意
每言天皇創業踰二百年一旦淪亡未嘗不泣今大
朝誠能賜以誓書約為兄弟如先朝南國故事願歸
約国主舉兵相應上以報大朝之賜下以復国家之
讐破金人必矣即大朝遲疑不決本朝孤弱惟其所
制中原之难未有既也敏心喜以為誠然退奏慶言
如此因请賜余靚親書令慶賫去厚礼待之慶得書遂
行始過河即宣言南朝有書令我約契丹共戍大金
并書馳驛送至粘罕由是賊愈忿矣
以工部侍郎王雲借尚書持書從王禹使于軍前

書曰姪大宋皇帝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閣下謹遣使
人往復誠悃曏明兼照當蒙洞察往者信用童貫姦
謀誤国遂致連兵頻年不解逮初嗣服即有悔悞之
心頗聞聖情亦有和解之意及皇子郎君之至汴城
自無刃攻之事国相元帥之圖并州止守從初之約
載惟信義実不愆違乃出聖慈夙深告戒頃者奸臣
一二近在朝堂但知宰輔之言所當聽順豈期離間
之事輒敢肆行將使兩国之情義不通懽欣不接姦
邪之罪若此竊斥之典何逃誅殛垢尽除群情所快今
今茲循省已自篤於私誠亦冀寛明無或追於往咎
顧三鎮乃 祖宗之地當務保持況大國有伯姪之
親宜蒙宏恕賴以租賦之入增為歲幣之常還守舊
彊別為信誓如此則仁恩之厚何可弥忘盟誓之堅
自應循守上律天道下順人心博易交通不之四方
之貨耕耘自若遂安兩境之民絪想聖懷亦同至意
不宣謹白

又書

昨因告發知有絹書姦人詐偽何所不至若兩國通
和貼然無事則無隙可乘姦人不利緣此造意在
間諜頃者按治已正典刑諒惟聖明特加洞照遣王

雲去而通其詳又王雲曰臣雲等奉本朝皇帝口宣
自今春大兵至城下荷大金皇帝許再結旧盟皇子
郎君成坏恩惠社稷再安生民休息但本朝大臣有
懷奸之人致信義有虧今尽行竄逐專遣王雲陳謝
有下項事令雲等告求皇子郎君謂如三鎮有
太宗皇帝行宮先祖陵寢在内及諸州民情愚迷顧
恋若行征討百萬生灵性命可憐欲以税租折為銀
絹三十萬代割三鎮通旧来銀絹五十萬每年通計
八十萬兼此日皇子郎君魯言下項礼数今惟大金
皇帝開境数百里撫有諸國欲以皇帝事輅衮冕等
為謝及令使人附率臣等表奉冊宝增上尊號仍令
三鎮之人遇大金皇帝生辰齎僧十萬人祝延聖壽
王雲至真定幹离不大怒謂雲曰礼物復還若二十
日之間不即割地則提兵至闕下矣
遣史曰先是王雲奉使還時太原未陷金人亦頗厭
兵遣雲来只要三鎮租税限半月到燕山府仍要朝
廷遣使命三人分往三鎮告諭從初請則便可解兵
仍不得與約雲星夜奔馳到京師入奏上大悦顧
問大臣皆不肯許之雲与少宰吳敏素不協以事黜
責雲出唐州雲獨再三抗疏論列利害敏百端沮之

竟不遣至是敏已罷相王黼還朝廷遣雲閣行少宰
唐格令翰林院孝士承旨吳幵作告議以鼈三鎮之
地其畧曰若恤隣好存則洪恩再造提師再至則宗
廟殞亡識者咸哂其氣沮弱而言不祥
王黼之來也礼貌甚倨持其書於御前曰 陛下既
加大金皇帝徽號上乃卑辭深明其故非朝廷之
罪厚礼遣黼還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九
靖康中帙三十四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丙辰盡二十九日辛酉
二十四日丙辰粘罕隔平陽府知府經畧使林積仁都
統制劉鋹棄城走
宣和録曰先是義勝軍四千人屯平陽其將劉仕彻
領其衆聞粘罕已圍太原密遣人献平陽圖于粘罕
於正月十九日叛歸金人於是粘罕益熾粘罕既破
太原乃進攻汾州且分兵以寇慈隰以北諸郡勢甚
張汾州堅守以待我救閒朝廷分河東為兩路其隆

德府即為東路經畧平陽府即為西路經略各命守
臣以援汾州十月初十日汾州失守主將張克戩死
之當是時議者曰汾州之南回牛嶺者險峻如壁可
以控扼於是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鋭統衆駐劄
平陽以捍北邊然国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
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陳麦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
而使我戰乎賊領鋭師以冤回牛鎖賊於山下仰望
官兵曰彼若以天石自上而下吾曹病矣為之柰何
未敢前進俄而官軍散去賊乃登焉十月二十四日
賊至平陽鋭領兵遁去遂隔平陽官吏皆縋城而出
自後威勝隆德澤州皆失守矣

逢虜記曰十月十九日至平陽府三四十里見村落
閭牛畜車乘居民婦女官員宅眷扶老攜幼號呼之
聲敲敲川而下問所從來云賊破汾西縣并靈石縣趙
城霍邑縣一帶驚移入户避寇至此是日晚到平陽
府謁平陽府都統刘鋭仲武之子語余李宣撫被
召种安撫河北巡邊种公至鄭州以病乞致仕相繼
差折參謀名彦質字仲古遵正子也陞宣撫判官權
宣撫使事李宣撫未至諸即及制置司統制官申發
邊机文字五六日無與決刘云雖被命差克統制並

無人馬汾州刼統制張思正人馬又不知所在止有
今日統制官李安人馬步人一千二百人馬八十餘
足汾州制置司差往回牛嶺把隘又不屬管万一賊
馬出沒何以支吾余退即謁太守林學士名積仁字
克美某謂林曰賊騎次第不久至殊不為備何也林
士已不作守計林曰係殘破州郡實不可守余云既
如此可於南門差官監守先遣出婦女老小當壯人
居城中以省粮食是時城中尚有七八分人寇不至
即已萬一寇至旋作處置林令虞侯請兩都監令開
門放出婦女老小當壯人十月初八日至宣撫司見
祈宣判具言九月初三日破太原有鄉兵自太原走
出至孝義縣言城破日城中尚有萬餘人官員并宅
眷軍人富民縣帛尽為張孝純焚了唯餘金銀張孝
純与其子被執軍民皆癰瘡委頓宅眷皆投濠河者
不知其数途中又聞金人遣使講和某大不然之但
以此相欺要生姦計爾所過州縣皆相慶悉已弛備
使司須行下令嚴作提備仍申奏朝廷祈宣判云某
恰亦正心來又云某過州縣無軍馬無粮食無器械

何可使之守也使司當奠勘速攢那支撥應副軍前
遇戰又不納級及數處有潰散軍兵嘯聚作過如溫
泉縣汾州回牛嶺一帶可速築堡寨以為籬落折公
云近日公边上未尽知子細又將家所論甚好有数
事欲再煩公出又曰近得旨令極力保守平陽府并
知平陽府林積仁不作守計都統制刘錡是朝廷差
來不用命可煩公往彼見林積仁语与朝廷今日陞
平陽為帥府一路与一州事体不同萬一失之是失一
即府不堅作守計何也汾州平陽分擘軍馬應守禦
次第可與刘錡商量施行劄子差余前去平陽府痛
當并照應汾州一帶余納劄子申奏朝廷納級指揮
賞格每納一級轉一資是時軍前遇敵殺虜更不納
級候边事息日一例轉資乞支撥軍器於關少州縣
乞將統制官并戰士七日一次犒賞乞召募有武勇
使臣并効勇守城依制置使司請給衣粮乞給旗二
面付某招集潰散軍兵日下分募支給請受招集五
百人減二年磨勘乞差撥軍馬前去軍前應援使喚
乞支降逐州縣少闕錢粮得兩月行下指揮数内軍

器更切於見有州軍儹那宣撫司重行應副降賜庫
造旗二面付某招集潰散軍兵武勇使臣并効勇各
計召募十員差撥人馬余十月初六日早舜晚宿狼
車即發牒遣介往隆德府請姚李二漕理會錢粮初
九日晚至澤州城外馬鋪安下初十日早謁直龍圖
閻太守高世由三日招集潰散軍兵一千三百餘人
悉皆赤露癯癘並日下給券親自押赴平陽府諸路
安撫使林積仁具以析公之語白之林云城決不可
守也余云今日事体不同太原已失坎陛為帥府屏
捍一路極力保守以御前近降處分甚是丁寧今漕
司亦自極力應副賊馬未至自家已不作守計何也
是時城中有四五分人余再三白之林曰甚好來日
共都監到城上一觀余即謁刘都統麾下若干兵馬
某近離宣撫司見近宣撫言聽發軍馬來刘云并張
思正軍馬兵有万人差使處已自不少十八日登城
城周圍二十四里敵樓戰棚一百五十餘座經耿守
忠刘翺初栝墾之後更不曾修葺[illegible]有五百餘領但
可以掛搭四門敵樓以百步法守之守城二十四里
合用三万人城中止有軍兵三四千人余問兩都監
敵樓戰棚雖經栝毀至今九ケ月因何不修完兩都

監咎云少亞人缺材植余又問你不優直雇召百姓
亞人某昨来行趙城霍邑道中瀕河汾見官中牌筏
拋失於水次者自不少何不取用兩都監又云盤運
費力余云今若取於趙城霍邑事無及矣城中樹木
逐急尽伐以用如有不足拆係官空屋舍并民居空
屋内民居空屋後来官中修還并牒施行都監又曰
見官科撥行下諸縣應付至今諸縣不為着緊余対
云待牒府取會施慢縣官職名申宣撫司至二十三
日申後謁都統制刘錡云適得回牛嶺関報賊馬犯
回牛嶺余云都統莫須遣援兵否刘云統制司見管
軍馬一万餘人遣四千軍五百足馬往回牛嶺把隘
二千軍往隰州見存者四千軍馬五百足寇至豈不
妥接戰守城適又得府州知州折可求書来求援兵
書辞懇切要郝仲連提兵三二千救援府州已破
豐州并二寨探報得欽永攻府州捻是危急刘曰此
處軍馬見愚少郝仲連自是宣撫司差克平陽府路
副統制本司不敢差遣須申稟宣撫司余云都統更宜
多方擘劃措置事不可緩退謁林経畧林云今日倘
得進奏官報某落戚与遠小處監當某已是罪人只
今交割便行某云経畧更承受得何處文字若止是

進奏報未得朝廷劉子豈可便交割離任且更審細
之方當邊事之際但恐擅離朝廷恠訝愈不便林云
恰得閑報賊馬擊散回牛嶺把隘人昨夜已到趙城
縣次第已過趙城縣余对云昨夜謁劉統制方閑賊
馬在回牛嶺今晚到趙城其行甚速余顧林經略令
退略帰早飯欲別林經略飯畢至使衙即見林公戎
裝索馬張盖余至即請余余問經略不出林云經畧
不出適又有閑報賊馬離此三十五里余云劉統制
知否莫便須遣兵把截掩擊不可使向通林云恰報
劉統制行兵出城復又入城不知如何遣人傳語問
矣公得行否余云即今便行遂退才出府衙趋南門
遣隨行人於城北催行李同出城約兩茶間見市肆
往來人云賊馬已至城下斯須余親隨任忠押行李
至云不可出城矣賊馬已至北城下有一人携一卷
文字立濠根叫云打話余謂任忠曰汝可管押行李
且於礬務尋一安下處我自登城看至城已有三四
百騎後面塵頭不絶相繼而来時至晋時約有萬騎
立濠根携文字人云大王教我招安你城中官吏軍

民有文字在坎將索禾釣上城去我問你遽若不降
也不降你遽若不降時大王領人馬從絳州掩你遽
下來看走出那里去城上人皆不答又問如何不做
聲今都來攻打你城也日已晚且去也更与你遽一
夜商量来日恁地時候城破也賊馬遂退東北四十
里劄寨余語劉統制云賊馬既至請都統速差官分擘
地分催軍民守城軍兵稍有上城者百姓并本府官
吏尽不上城余語刘統制云若林經畧不上城何以
率官吏軍兵劉統制云遣人請不見余云待某自去
請躍馬至府衙中悄然悶林經畧所在云已登城即
至城又不見到城西門来往軍民魯見林經畧否云
着白布衣恰自此擦城下去矣見兩都監一監務余語
之曰三公不要走可同共守城余即下城於街巷親率
百姓上城家至戶到呼召非老即少或婦女葷壯者悉
皆逃避矣尽率軍民止守禦得東城兩壁餘兩壁無人
守禦雖有登城者亦皆乘間撐城逃避斬十数輩不能
禦遏至侵夜兩壁守城人擦城逃避十去三四至更四
巡城去之殆尽余守南門至五更忽隨行人报統制
官西門出余至西門統制官已出至二十五日更更
余亦遂出行十五里閻賊兵發鼓掩殺我軍行二十

五里天晓贼骑追赶驚移逃避人户稍截車乘并頭
畜四百餘道間居民婦女扶老携幼或相離弃號呼
之聲所不忍聞是日城中居民以官吏皆走以城降
二十六日戊午侍御史胡霖陟上言乞救援中山
胡霖陟言伏見陳鼎諍蠟書其詞哀切首陳真定城破
屠戮生灵不知幾人虜擄高城愈难追退臣讀之流
涕竊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為援也
李邈三四十狀奏(陳)畧不見报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憂
人民但以与虜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也臣
請為 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
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民而貴和今虜遣使来而我
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
已今日隔一城明日隔一邑尋侵而南有吞并席捲
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宝貨詭辭為順使不為備我之
使往齊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以虜人甘言奏聞而
朝廷不察其情偽便謂和議以定宣撫司見講和如
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於亡陳諍所以言彼受
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救解彼何計
之得而何我計之失也今虜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
攻破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

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　陛下何不以宗社為心乎廟諱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為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存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論若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速遣兵前来廟諱之言如此可謂切矣　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援則非為宗社忠計第恐地土人心必兩失之昔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為援臣以為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倘廩庫与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為用但措置何如耳廟諱乞宣撫司兵自深冀来祁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東中山兵為内應則轉禍為福易敗成功其言似亦有理伏望　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

絳州軍乱守城官吏散走

河東逢虜記曰十月二十八日絳州被潰散軍兵并本州軍兵放火自乱太守朝散大夫李弼傳并官吏軍民散走独存市易務官史秉義不得已自操鎗刀殺獲数十人遂稍定是時絳州衙兵為太守攩轎既行出城各拾轎而去復入城中攘奪金銀李守遂步行至高樂絳州倉庫有漕司金銀繒帛糧斛約三百

萬河東漕司歲計為在此只童貫平貸塌匹帛兩綱是自六十萬皆被奪去

遺史曰是日軍乱守城李元孺通判徐昌言弃城走軍民刼軍資庫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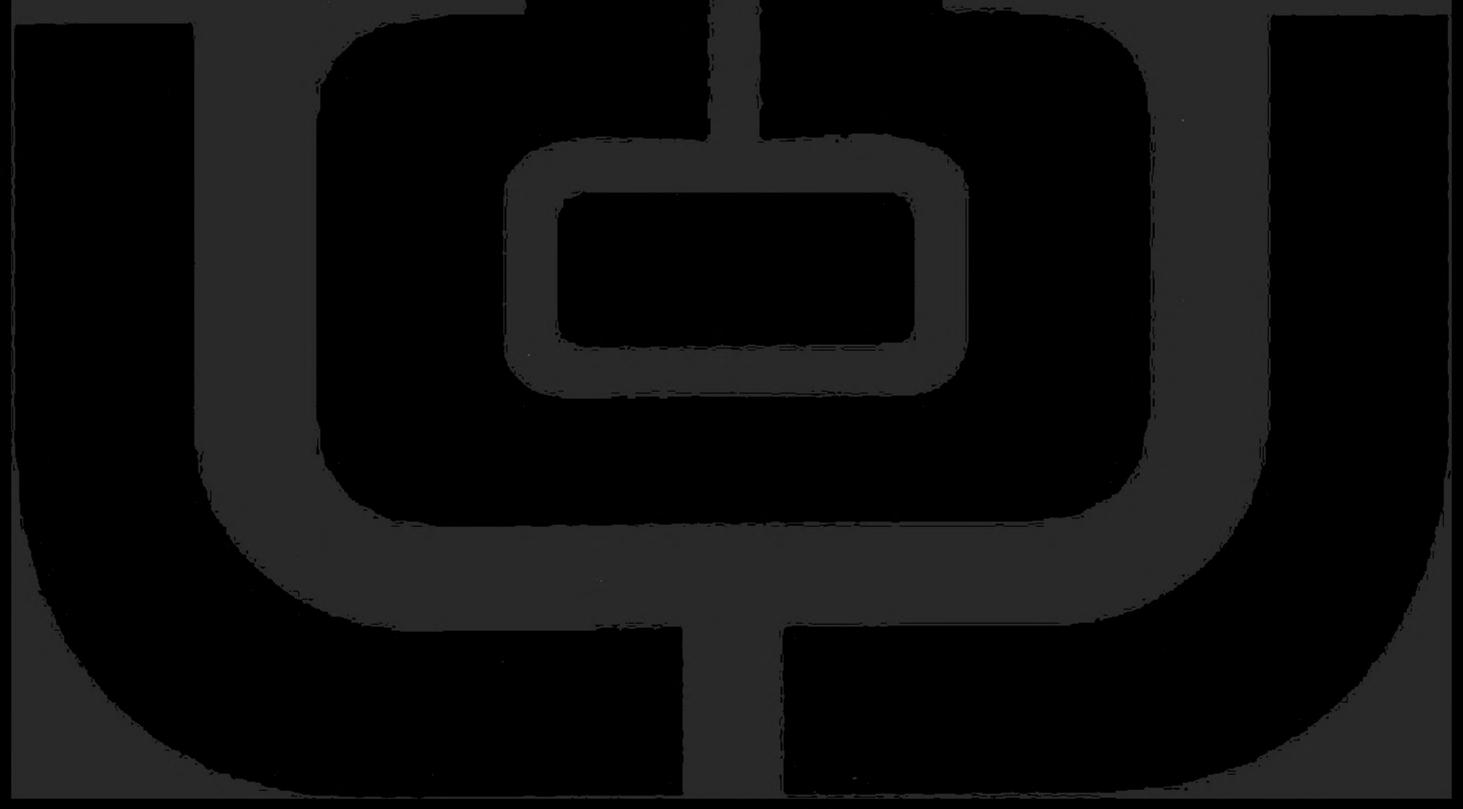
後河東州軍轉請人知富饒遂致攘取帑藏為之一空

二十八日庚申黃鍔除給事中由海道使金國先次以禮物等往因議和

粘罕至澤州城下

二十九日辛酉侍御史胡舜陟上言政事未得其正宜反正之

胡舜陟上言春妖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子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豐閒王韶建開边勤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兵無歲無之瀘南廣南勤而驅赤子蹈鋒鏑死者不計其數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西閒青唐以及夏國南築黔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而驅中原豈非所謂弗戢自焚其事好還乎 陛下踐祚適丁斯時宵旰之勞

未見徵効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勝哉書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臣观今日祖宗寛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
安石刻急之法為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
夫之欺罔誕謾驕奢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
也事未見功賞已隨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為賞罰未
得其正也閹官近習猶扵事攉諛媚恣睢無所忌憚
任用不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鑱削懷才抱
器者陸沉州縣爵禄未得其正也昔之傑富責者
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歛賦歛未得其正也
數者不改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者凡是數
者悉反正之庶幾震怒一解妖氣自銷詔令三省照
應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九